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四

詳校官修撰臣錢 榮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李文杞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七十

起上章因數十一月盡玄默攝提格四月凡一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中之上

廣明元年十一月河中都虞侯王重榮作亂剽掠坊市

俱空

重直龍翻劉匹妙翻

宿州刺史劉漢宏怨朝廷賞薄

漢宏降見

上卷叱月賞盜而盜怨其賞薄彼果有以窺朝廷也甲寅以漢宏為浙東觀察使

為漢宏為錢
鏐所滅張本

詔河東節度使鄭從謹以本道兵授諸

葛與及代州刺史朱玫使南討黃巢

玫莫杯翻

乙卯以代北

都統李琢為河陽節度使

代北已定李琢內徙亦以備黃巢也

初黃巢

將度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

黃巢初求天平節豆盧瑑欲以是中

其欲俟其到鎮討之盧攜曰盜賊無厭

厭於鹽翻

雖與之節不

能止其剽掠

剽匹妙翻

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汴州節度

使為都統賊既前不能入關必還掠淮浙偷生海渚耳

從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

考異曰驚駭錄曰宰臣豆盧

瑒奏緣淮南九驛使至泗州恐高駢固守城壘不遮截
大寇黃巢必若過淮落寇之計又徵兵不及須且誘之
請降節旄授鄆州節度使候其至止討亦不難宰臣盧
攜言之不可奏以黃巢為國之患久矣昨與江西節制
擁節而行攻劫荆南劫奪其節但徵諸道驍勇把截泗
州因此不發內使罷建雙旌乃發使臣諸道而去尋汴
州徐州兩道告急到京報黃巢過淮廬攜託疾不出按
朝廷未嘗以江西節與巢借使與之安可復奪此驚聽
錄不足信也京師大恐庾申東都奏黃巢入汝州境 辛酉

以王重榮權知河中留後以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李

都為太子少傅

以王重榮作亂不能制故召李都以河中授之

汝鄭把截制

置都指揮使齊克讓奏黃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

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

問罪無預衆人

言自欲問罪於朝廷於衆人無預也

上召宰相議之豆盧

瑑崔沆請發關內諸鎮及兩神策軍守潼關壬戌日南

至上開延英對宰相泣下

大盜將至無以禦之君相相對灑泣果何益哉

觀軍

容使田令孜奏請選左右神策軍弓弩手守潼關臣自

為都指揮制置把截使上曰侍衛將士不習征戰恐未

足用令孜曰昔安祿山構逆玄宗幸蜀以避之崔沆曰

祿山衆纔五萬比之黃巢不足言矣豆盧瑑曰哥舒翰

以十五萬衆不能守潼關

事見玄宗肅宗紀

今黃巢衆六十萬

而潼關又無哥舒之兵若令孜為社稷計三川帥臣皆

令孜腹心

謂陳敬瑄楊師立牛勗也帥所類翻

比於玄宗則有備矣上不

懌

僖宗雖曰童昏此時此意豈不知高枕京邑之為樂越在草莽之為可憂也哉禍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

古之明主居安而思危所以能常有其安也

謂令孜曰卿且為朕發兵守潼

關

為于偽翻

是日上幸左神策軍親閱將士令孜薦左軍馬

軍將軍張承範右軍步軍將軍王師會左軍兵馬使趙

珂

珂丘何翻

上召見三人

見賢遍翻

以承範為兵馬先鋒使兼把

截潼關制置使師會為制置關塞糧料使珂為句當寨

柵使

句古候翻
當丁浪翻

令孜為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鎮及諸道

兵馬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飛龍使楊復恭為副使癸

亥齊克讓奏黃巢已入東都境臣收軍退保潼關於關

外置寨將士屢經戰鬥久乏資儲州縣殘破人煙殆絕

東西南北不見王人凍餒交逼兵械剝弊

剝吾官
翻鈍也

各思

鄉閭恐一旦潰去乞早遣資糧及援軍上命選兩神策

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

將即
亮翻

丁卯

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

已

帥讀曰率
勞力到翻

閭里晏然允章迺之曾孫也

劉迺見二百
三十卷德宗

興元元年允章
可謂忝厥祖矣

田令孜奏募坊市人數千以補兩軍

辛未陝州奏東都已陷壬申以田令孜為汝洛晉絳同

華都統將左右軍東討

左右神策軍陝失
丹翻華戶化翻

是日賊陷虢

州

九域志虢州東北
至陝州八十五里

以神策將羅元果為河陽節度

使

羅元果亦田
令孜之腹心

以周岌為忠武節度使

周岌既殺薛
能遂以忠武

節授之岌
逆及翻

初薛能遣牙將上蔡秦宗權調發至蔡州

調徒

弔翻自元和末廢彰義軍以蔡州屬忠武軍故得而調發之聞許州亂託云赴難乃

旦翻選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周岌為節度使即以

宗權為蔡州刺史

為秦宗權以蔡州稱兵僭號張本

乙亥張承範等

將神策弩手發京師

將即亮翻

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

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

稟給也稟賜猶言給賜也

但華衣怒馬

怒馬

者鞭之以發其怒而疾馳也

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

更工衡翻陳讀曰陣

聞當

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

唐置病坊於京城以

養病人會要開元五年宋璟等奏悲田病坊從長安已來置使專知乞罷之至二十二年京城乞兒有疾病分

置諸寺病坊至德二年兩京市各
置普救病坊病坊之置其來久矣
徃徃不能操兵操七刀翻

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

考異曰新傳曰帝餞令
牧章信門賚遣豐優按令

牧雖為招討都統賜節賚物其實不離禁閫
是日所遣者承範等耳新傳云餞令牧誤也承範進言

聞黃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飢卒萬人

依託關外復遣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上又未聞為饋

餉之計以此拒賊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

繼援

趣讀曰促

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丁丑承範等至華

州會刺史裴虔餘徙宣歙觀察使軍民皆逃入華山城

中索然

華戶化翻
索昔各翻

州庫唯塵埃鼠迹賴倉中猶有米千

餘斛軍士裹三日糧而行 十二月庚辰朔承範等至

潼關搜菁中

菁中草茂密處
也史炤曰林菁

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

為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士卒莫有鬪志是日

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克讓與戰賊

小却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

呼火故翻華戶化
翻華山臨河言黃

巢軍聲之盛

撼振河山也

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飢甚遂誼

譟燒營而潰克讓走入關關左有谷平日禁人往來以

權征稅

推訖
岳翻

謂之禁阬賊至倉猝官軍忘守之

忘巫
故翻

潰

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壽藤茂密如織

灌木叢生之木
壽藤即今之萬

歲

藤一夕踐為坦塗承範盡散其輜囊以給士卒

輜囊謂
輜重囊

囊也輜重隨軍之物
囊囊私裝也

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六日

離力
智翻

甲卒未增一人餽餉未聞影響到關之日巨寇已來以

二千餘人拒六十萬衆外軍飢潰蹋開禁阬

蹋與
踏翻

臣之

失守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顏何寄或聞陛下已議西

巡

謂議
幸蜀

苟鑾輿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奮

冒死之語願與近密及宰臣熟議

近密謂兩中尉兩樞密

急徵兵

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

幾居依翻

使黃

巢繼安祿山之亡微臣勝哥舒翰之死辛巳賊急攻潼

關承範悉力拒之自寅及申關上矢盡投石以擊之關

外有天塹賊驅民千餘人入其中掘土填之

塹七艷翻掘其月翻

填亭年翻

須臾即平引兵而度夜縱火焚關樓俱盡承範分

兵八百人使王師會守禁阬比至

比必利翻

賊已入矣壬午

旦賊夾攻潼關關上兵皆潰師會自殺承範變服帥餘

衆脫走至野狐泉遇奉天援兵二千繼至承範曰汝來

晚矣博野鳳翔軍還至渭橋

博野軍即穆宗長慶二年李寰帥以歸京師之兵也

見二百四十二卷帥讀曰率

見所募新軍衣裘溫鮮

新軍即田令孜所募坊市人以

補兩軍者也

怒曰此輩何功而然我曹反凍餒遂掠之更為

賊鄉導

鄉讀曰嚮

以趣長安

趣七喻翻

賊之攻潼關也朝廷以前

京兆尹蕭廩為東道轉運糧料使廩稱疾請休官貶賀

州司戶

賀州漢蒼梧郡之臨賀縣吳置臨賀郡唐置賀州京師東南四千一百三十里

黃巢入

華州留其將喬鈴守之

鈴其庶翻

河中留後王重榮請降於

賊

降戶江翻

癸未制以巢為天平節度使甲申以翰林學士

承旨尚書左丞王徽為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戶部侍郎

裴澈為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盧攜為太子賓客分

司田令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已乃歸罪於攜而

貶之薦徽澈為相是夕攜飲藥死澈休之從子也

裴休見二

百四十九卷宣宗大中六年

百官退朝聞亂兵入城布路竄匿

布路分路

也朝直遙翻

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

帥諱曰率下同

長安城西面三門北來第一門曰開遠門第二門曰金光門第三門曰延平門惟福穆澤壽四

王及妃嬪數人從行

從才用翻
下皆同

百官皆莫知之上奔馳

晝夜不息從官多不能及車駕既去軍士及坊市民競

入府庫盜金帛晡時黃巢前鋒將柴存入長安金吾大

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巢於霸上巢乘金裝肩

輿其徒皆被髮約以紅繒衣錦繡執兵以從甲騎如流

輜重塞塗

被皮義翻衣於既翻騎奇
計翻重直龍翻塞悉則翻

千里絡驛不絕民

夾道聚觀尚讓厯諭之曰黃王起兵本為百姓

為于
偽翻非

如李氏不愛汝曹汝曹但安居無恐巢館于田令孜第

其徒為盜久不勝富

館古玩翻勝音升

見貧者往往施與之

式施

翻

居數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

官吏得者皆殺之

上趣駱谷

喻七翻

鳳翔節度使鄭畋

謂上於道次

考異曰續寶運錄戊子帝至駱谷壻水驛乃下詔與牛勗楊師立陳敬瑄云今月

七日已次駱谷壻水驛按此月庚辰朔戊子九日而詔云七日九誤為七也實錄辛卯車駕次鳳翔鄭畋候謁

於路舊畋傳云候駕於斜谷新紀辛卯次鳳翔丁酉至興元按甲申上離長安辛卯始次鳳翔太緩丁酉已至

興元太速又路出駱谷則不過鳳翔及斜谷蓋車駕涉鳳翔之境而畋往見耳非鳳翔與斜谷也實錄賊以數

萬衆西追車駕而不言追不及又不言為誰所拒而還諸書皆無之入不取

請車駕留鳳翔

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東
扞賊鋒西撫諸蕃糾合鄰道勉建大勲畋曰道路梗澁
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戊子上至壻水

九域志
洋州興

道縣有壻水鎮相傳云仙人唐公昫盡
室升天其壻不得偕升遂以名水誕矣詔牛勗楊師立

陳敬瑄諭以京城不守且幸興元若賊勢猶盛將幸成
都宜豫為備擬庚寅黃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
辛卯巢始入宮壬辰巢即皇帝位于含元殿畫卓繒為
袞衣擊戰鼓數百以代金石之樂登丹鳳樓下赦書國

號大齊改元金統謂廣明之號去唐下體而著黃家日

月以為已符瑞

著側畧翻言唐字去丑口而著黃字為廣字合日月為明字也

唐官三

品以上悉停任四品以下位如故以妻曹氏為皇后

考

異曰實錄巢傳立妻曲氏為皇后今從新傳

以尚讓為太尉兼中書令趙璋

兼侍中崔瑋楊希古並同平章事孟楷蓋洪為左右僕

射知左右軍事

蓋古蓋翻黃巢自以其軍分左右耳

費傳古為樞密使

費父

沸翻姓也

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為翰林學士

陸游老學菴筆記曰該聞錄言

皮日休陷黃巢為翰林學士巢敗被誅今唐書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稱曾祖日休避廣

明之難從籍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
光業為吳越丞相父璩為元帥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
江東據此則日休未嘗陷黃巢為其翰林學士被誅也
小說謬妄無所不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剛正有守非欺
後世者 璩邠之子也 崔邠邠之兄也德宗朝為右補闕時
嘗論裴延齡有直聲子恐當作孫

罷浙東觀察使在長安巢得而相之

璩之在浙東也固與巢信使往來又

為之表奏朝廷

諸葛爽以代北行營兵屯櫟陽黃巢將礪山朱

溫屯東渭橋

礪山在漢礪縣界後魏置安陽縣治麻城隋開皇十八年改名礪山唐屬宋州九域

志在單州東南九十里
礪徒郎翻朱溫始此

巢使溫誘說之

說式芮翻

爽遂降於

巢溫少孤貧與兄昱存随母王氏依蕭縣劉崇家崇數

笞辱之

按五代史溫凶悍無賴崇惠太祖愾情不作業數笞責之獨崇母憐之時時自為擲沐戒家人

曰朱三非常人也宜善遇之數所角翻

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

人也汝曹善遇之

朱溫第三

巢以諸葛爽為河陽節度使爽

赴鎮羅元杲發兵拒之士卒皆奔甲迎爽元杲逃奔行

在鄭畋還鳳翔名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宜且

從容以俟兵集

從千容翻從容舒徐不迫之貌言欲以緩圖之

乃圖收復畋曰

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斃傷其面

鄭畋以將佐怠於勤王忠

憤之氣一時鬱勃至於悶絕而僵仆於地故斃傷其面斃則救翻斃也

自午至明日尚未

能言會巢使者以赦書至監軍袁敬柔與將佐序立宣

示代畋草表署名以謝巢監軍與巢使者宴樂奏將佐

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孫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

故悲耳

痺必至翻

民間聞者無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

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為表遣所親間道

詣行在

刺七亦翻下同間古覓翻

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復刺血

與盟

復扶又翻

然後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

討賊鄰道皆許諾發兵會於鳳翔時禁兵分鎮關中者

尚數萬

禁兵分鎮關中即神策八鎮兵也

聞天子幸蜀無所歸畋使人

招之皆往從畋畋分財以結其心軍勢大振 丁酉車

駕至興元詔諸道各出全軍收復京師

悉所統之軍皆行謂之全軍

己亥黃巢下令百官詣趙璋第投名銜者復其官

名銜

顯官位姓名也

豆盧瑑崔沆及左僕射于琮右僕射劉鄩太子

少師裴諗御史中丞趙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湯

扈從不及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

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執賊刃不置賊并殺之發盧攜

尸戮之於市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臣賊舉

家自殺

唐屢更喪亂至于廣明舉家殉國猶不乏人恩義有結之素也

左金吾大將軍

張直方雖臣於巢多納亡命匿公卿於複壁巢殺之

初樞密使楊復恭薦處士河間張濬拜太常博士

處呂
翻

遷度支員外郎黃巢逼潼關濬避亂商山上幸興元道

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馱獻之

漢陰
中

安陽縣地晉武帝改為安康縣唐至德二載更名漢陰縣屬金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六十五里馱徒何翻

以驢馬負物為馱唐通馱每馱一百斤

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卿為縣

令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濬員外教臣上召濬

詣行在拜兵部郎中

唐諸司郎中從五品上員外郎從六品上

義武節度

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

號戶高翻

不俟詔命舉軍

入援遣二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黃巢遣使調發

河中

調徙鈞翻

前後數百人吏民不勝其苦

勝音升

王重榮謂

衆曰始吾屈節以紓軍府之患

屈節謂臣賊也紓商居翻緩也

今調財

不已又將徵兵吾亡無日矣不如發兵拒之衆皆以為

然乃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其將朱溫自同州弟黃鄴

自華州合兵擊河中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

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

考異曰舊王處存傳曰時李

都守河中降賊會王重榮斬偽使通使於處存乃同盟
誓營於渭北時巢賊偕號天下藩鎮多受其偽命惟鄭
畋守鳳翔鄭從讜守太原處存王重榮首倡義舉俄而
鄭畋破賊前鋒王鐸自行在至故諸鎮翻然改圖以出
勤王之師按鐸中和二年始至於時未也王重榮傳曰
初重榮為河中馬步都虞侯巢賊據長安蒲帥李都不
能拒稱臣於賊賊偽授重榮節度副使重榮以賊徵求
無已欲拒之都曰吾兵微力寡絕之立見其患願以節
鉞假公翌日都歸行在重榮知留後事乃斬賊使求援
鄰藩北夢瑣言曰重榮始為牙將黃巢犯闕元戎李都
奉偽畏重榮附者多因薦為副使一日忽謂都曰令公
助賊陷一邦於不忠而又日加箕歛眾口紛紜倏忽變

生何以過也遽命斬其僞使都無以對因以軍印授重榮而去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兆尹竇滔間道至河中代都重榮迎之滔前為京兆尹有慘酷之名時謂之梁疊及至翌日進軍校于庭謂曰天子命重臣作鎮將遏賊衝安可輕議斥逐令北門出去且為惡者必一兩人而已爾等可言之滔不知軍衆皆重榮之親黨也衆皆不對重榮乃屏肅佩劒歷階而上謂滔曰為惡者非我而誰遂召滔之僕吏控馬及堦請依李都前例乃云速去滔不敢仰視躍馬復由北門而出新傳取之按十一月辛亥朔重榮已作亂掠坊市辛酉以重榮為留後都為太子少傅則都已去河中矣及黃巢犯闕都何嘗奉僞亦未嘗聞以滔代都今不取

陳敬

瑄聞車駕出幸遣步騎三千奉迎表請幸成都時從兵

浸多興元儲侍不豐

侍文里翻

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

中和元年

是年七月方改元

春正月車駕發興元加牛勗同平

章事陳敬瑄以扈從之人驕縱難制

從才

有內園小兒

先至成都

唐時給役於坊廡及內園者皆謂之小兒

遊於行宮笑曰人言西

川是蠻今日觀之亦不惡敬瑄執而杖殺之

考異曰敬瑄

殺五十人尸諸衢錦里耆舊傳曰有內園小兒三箇連手行遶行宮數內一人笑云云巡者亂打執之敬瑄

咄曰今日且欲棒殺汝三五十輩必不令錯按三由是五十輩者敬瑄語也非實殺五十人也新傳誤

由是

衆皆肅然敬瑄迎謁於鹿頭關辛未上至綿州東川節

度使楊師立謁見

東川治梓州北至綿州一百六十八里見賢通鑑

壬申以工

部侍郎判度支蕭遘同平章事鄭畋約前朔方節度

使唐弘夫涇原節度使程宗楚同討黃巢巢遣其將王

暉齋詔召畋斬之遣其子凝績詣行在凝績追及上

於漢州

自綿州西南至漢州一百九十里

丁丑車駕至成都

自漢州西南至

成都八十五里

館於府舍

館古玩翻就西川府舍為行宮

上遣使趣高駢討

黃巢

趣讀曰促

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上至蜀猶冀駢立功

詔駢巡內刺史及諸將有功者自監察至常侍聽以墨

勅除訖奏聞裴澈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乏

人草制右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為翰林學士張濬先亦拜令孜令孜嘗召宰相及朝貴飲酒

林學士張濬先亦拜令孜令孜嘗召宰相及朝貴飲酒

朝直
遙謝

濬耻於衆中拜令孜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畢

集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中外

中外
謂與

之相
表裏

既慮玷辱何憚改更

更工
衡翻

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

不可濬慙懼無所容 二月乙卯朔以太子少師王鐸

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丙申加鄭畋同平章

事 加淮南節度使高駢東面都統加河東節度使鄭

從謹兼侍中依前行營招討使代北監軍陳景思

異曰考

實錄作景斯今從薛居正五代史

帥沙陀酋長李友金及薩葛安慶吐

谷渾諸部入援京師

帥讀曰率酋慈由翻長知兩翻薩桑葛翻

至絳州將濟

河絳州刺史瞿稹亦沙陀也

瞿權俱翻稹止忍翻

謂景思曰賊勢

方盛未可輕進不若且還代北募兵遂與景思俱還雁

門以樞密使楊復光為京西南面行營都監黃巢

以朱溫為東南面行營都虞侯將兵攻鄧州三月辛亥

陷之執刺史趙戒因戍鄧州以扼荆襄

九域志鄧州南至襄州一百八

十里襄州南至荊
州四百五十七里

壬子加陳敬瑄同平章事甲寅敬

瑄奏遣左黃頭軍使李鋌將兵擊黃巢

西川黃頭軍崔安潛所置也事

始見上卷乾符六年鋌時廷翻

辛酉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軍行營

都統賜畋詔凡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

難乃旦翻

並聽以墨

勅除官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前朔方

節度使唐弘夫為行軍司馬黃巢遣其將尚讓王播帥

衆五萬寇鳳翔

王播新書作王璠

畋使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

數千多張旗幟踈陳於高岡

陳讀曰陣

賊以畋書生輕之鼓

行而前無復行伍

行伍剛翻

伏發賊大敗於龍尾坡

新舊書皆作龍

尾坡惟舊紀作陂鳳翔府岐山縣唐初治張堡武德七年移治龍尾城在平陽故城之東北

斬首二

萬餘級伏尸數十里

有書尚書省間為詩以嘲賊者

尚讓怒應在省官及門卒悉抉目倒懸之

決於決翻

大索城

中能為詩者

索山客翻

盡殺之識字者給賤役凡殺三千餘

人瞿稹李友金至代州募兵踰旬得三萬人皆北方

雜胡屯於崞西

代州崞縣之西也崞音郭

獷悍暴橫

獷古猛翻悍下罕翻又侯幹翻

橫戶孟翻稹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陳景思曰

說式芮翻金雖

有衆數萬苟無威信之將以統之終無成功吾兄司徒

父子勇畧過人為衆所服驃騎誠奏天子赦其罪名以

為帥

李國昌以平麗勛功檢校司徒驃騎唐制武散階極品唐自高力士以來宦官多官至驃騎故以稱

景思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狂賊不足平也景思以為然

遣使詣行在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齎詔詣達

韞迎之

李克用入達韞見上卷廣明元年

李克用帥達韞諸部萬人赴

之

考異曰實錄陳景斯齋詔入達韞名李克用軍屯蔚州克用因大掠雁門以北軍鎮薛居正五代史先

是景思與李友金發沙陀諸部五千騎南赴京師友金即武皇之族父也中和元年二月友金軍至絳州將度

河刺史瞿稹謂景思曰巢賊方盛不如且還代北徐圖
利害四月友金旋軍雁門瞿稹至代州半月之間募兵
三萬營於崞縣之西其軍皆北邊五部之衆不閱軍法
瞿稹李友金不能制友金謂景思云云景思然之促奏
行在天子乃以武皇為雁門節度使仍令以本軍討賊
李友金發五百騎齎詔召武皇於達靼武皇即帥達靼
諸部萬人趨雁門按景思請赦國昌父子而克用至者
蓋國昌已老獨使克用來耳是歲克用但攻掠太原又
陷忻代二州明年十二月始自忻代留後除雁門節度
使蓋此際止赦其罪復為大同防禦使乃陷忻代自稱
留後朝廷再召之始除雁門薛史誤也新表中和二年
以河東忻代二州隸雁門節度更大同節度為雁門節
度治代州
此其證也

羣臣追從車駕者稍集成都南北司朝者

近二百人

朝直遥翻
近其新翻

諸道及四夷貢獻不絕蜀中府庫

充實與京師無異賞賜不乏士卒欣悅 黃巢得王徽

逼以官徽陽瘖不從月餘逃奔河中遣人間道奉絹表

詣行在

間古
覓翻

詔以徽為兵部尚書

前夏綏節度使諸

葛爽復自河陽奉表自歸

去年黃巢入關
諸葛爽降之

即以為河陽

節度使 宥州刺史拓跋思恭

開元十六年以六胡州殘
人置宥州乾元元年理經

畧軍後移治長澤縣長澤澤漢朔方郡三封縣地 考異

曰歐陽修五代史作拓拔思敬意謂薛史避國諱耳按

舊唐書實錄皆作思恭實錄天復二年九月武定軍節

度使李思敬以城降王建思敬本姓拓跋鄜夏節度使

思恭保大節度使思孝之弟也思孝致仕以思敬為保

大留後遂升節度又徙武定軍新唐書党項傳曰思恭

為定難節度使卒弟思諫代為節度思孝為保大節度
以老薦弟思敬為保大留後俄為節度然則思恭思敬
乃是兩人思敬後附李茂貞或賜國
姓故更姓李修合以為一人誤也
本党項羌也
新書党項
以姓別為部落
而拓跋氏最疆

鄜州同盟討賊

夏戶雅翻
鄜音夫

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

畋求自效甲子畋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賊時天子在

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

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

復扶
又翻

夏四月戊寅朔加王

鐸兼侍中

以拓跋思恭權知夏綏節度使

為拓跋氏
疆威遂跨

據西夏
張本

黃巢以其將王玫為邠寧節度使邠州通塞

鎮將朱玫起兵討之

玫莫杯翻

讓別將李重古為節度使自

將兵討巢是時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

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鰲屋弘夫乘龍尾之

捷進薄長安壬午黃巢帥眾東走程宗楚先自延秋門

入

長安苑城有門西出謂之延秋門

弘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

城

帥讀曰率下同

坊市民喜爭謹呼出迎官軍

謹讀曰喧

或以瓦礫

擊賊

礫狼狄翻

或拾箭以供官軍宗楚等恐諸將分其功不

報鳳翔鄜夏

斷句

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

妓渠綺翻

處

存令軍士繫白帟為號

帟詢趨翻繒頭也以約髮謂之頭帟

坊市少年或

竊其號以掠人賊露宿霸上

宿無室廬曰露宿

訶知官車不整

詞翻正翻又火迴翻

且諸軍不相繼引兵還襲之自諸門分入大

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

考異曰舊紀傳新傳皆云弘夫敗在二年六月驚聽錄唐年

補錄新紀實錄皆在此年四月新紀日尤詳今從之

軍士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

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衆還營丁亥巢復入長安怒民

之助官軍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於是諸軍皆

退賊勢愈熾賊所署同州刺史王溥華州刺史喬謙商
州刺史宋巖聞巢奔長安皆率衆奔鄧州朱溫斬溥謙
釋巖使還商州 庚寅拓拔思恭李孝昌與賊戰於王
橋不利 詔以河中留後王重榮為節度使 賊衆上

黃巢尊號曰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 有雙雉

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為野鳥來集城邑將空之兆高駢

惡之

惡鳥
路翻

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悉發巡內兵八

萬舟二千艘旌旗甲兵甚盛五月乙未出屯東塘

東塘
在今

考異曰妖亂志曰自五月十二日出東塘至九月六日

歸府九十餘日穰雉雉之變也按五月十二日至九月六日乃是一百六十三日非九十餘日今從舊傳諸

將數請行期

數所

駢託風濤為阻或云時日不利竟不

發李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五萬討黃巢令具頓

遞

緣道設酒食以供軍為頓置郵驛為遞

鄭從謹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

汾東從謹犒勞

犒口到翻勞力到翻

給其資糧累日不發克用自

至城下大呼

呼火

求與從謹相見從謹登城謝之癸亥

復求發軍賞給

復扶又翻

從謹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

遺唯季翻

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

剽匹妙翻

城中大駭從譙求救

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

契欺訖翻

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

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

陽曲榆次而戰黃巢之克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岌

降之

去年十一月授岌忠武節十二月而黃巢克長安

岌嘗夜宴急召監軍楊

復光

先是以楊復光為忠武監軍屯鄧州扼賊右衝巢既陷長安遣朱溫屯鄧州復光遂至許州依周岌

故名之

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

唐內侍省

夜宴

以內侍監為之長內侍為貳故左右以稱復光

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即

詣之酒酣炭言及本朝

朝直

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

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為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

臣賊乎

自高祖之僖
宗十八世

炭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貌

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為此耳

偽子

因瀝酒為盟

史

曰以酒
滴瀝也

是夕復光遣其養子守亮殺賊使者於驛時秦

宗權據蔡州不從炭命復光將忠武兵三千詣蔡州說

宗權同舉兵討巢

說式
偽翻

宗權遣其將王淑將兵三千從

復光擊鄧州逗留不進復光斬之併其軍分忠武八千

人為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

龐從等八人將之

考異曰劉恕十國紀年上云八都而下止有王建等八人姓名諸書不

可考故也王建始此

王建舞陽人韓建長社人晏弘暉造師泰

皆許州人也復光帥八都與朱溫戰敗之

帥讀曰率敗補邁翻

遂

克鄧州逐北至藍橋而還

藍橋在藍田關南還從宣翻又如字

昭義節

度使高潯會王重榮攻華州克之

六月戊戌以鄭畋

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都統如故

李克用遇

大雨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

考異曰唐末見聞錄六

月三十日沙陀軍却回收却忻代州太祖紀年錄遇大雨六月二十三日班師雁門薛居正五代史與紀年錄同按忻代先屬河東中和二年始割隸雁門今從見聞錄實錄鄭從謹遣教練使論安

等軍百井以備之

邠寧節度副使朱玫屯興平

興平縣在

長安西八十五里余靖曰周文丘今之興平

黃巢將王播圍興平玫退屯奉

天及龍尾陂

西州黃頭軍使李鋌將萬人鞏咸將五

千人

鞏姓也周御士鞏簡公晉大夫鞏朔

屯興平為二寨與黃巢戰屢捷

陳敬瑄遣神機營使高仁厚將二千人益之

神機營亦崔安潛置

事見上卷乾符六年

秋七月丁巳改元赦天下

改元中和

庚申以

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韋昭度同平章事 論安自

百井擅還鄭從謹不解鞞衫斬之滅其族

鞞與靴同 考異曰唐末見聞

錄六月三十日沙陀收却忻代州使司差教練使論安軍使王蟾高升回鶻吐蕃等軍於百井下寨守禦當月內論安等拔寨却回到府按當月內即三十日也一日之中不容有爾許事必非也又曰至七月十四日相公排飯大將等於坐上把起論安不脫靴於毬場內處置族滅其家又差都頭溫漢臣將兵依前於百井下寨當月契苾尚書領兵馬却歸振武今從之 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

苾璋引兵還振武 初車駕至成都蜀軍賞錢人三緡

田令孜為行在都指揮處置使每四方貢金帛輒頒賜

從駕諸軍無虛月不復及蜀軍

復扶又翻

蜀軍頗有怨言丙

寅令牧宴土客都頭

土軍蜀軍客軍從駕諸軍唐之中世以諸軍總帥為都頭至其後也

一部之軍謂之一都其部帥呼為都頭

以金杯行酒因賜之諸都頭皆拜

而受西川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諸將月受俸

料豐贍有餘常思難報豈敢無厭

俸扶用翻厭於鹽翻

顧蜀軍與

諸軍同宿衛而賞賚懸殊頗有缺望

缺古穴翻怨望

恐萬一致

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使土客如一則上下

幸甚令牧默然有間曰

間如字

汝嘗有何功對曰琪生長

山東

長知兩翻

征戍邊鄙嘗與党項十七戰契丹十餘戰

契欺

訖翻

金創滿身

創初良翻

又嘗征吐谷渾傷脇腸出線縫復戰

復扶又翻

令孜乃自酌酒於別樽以賜琪琪知其毒不得已

再拜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升

吮如交翻

吐土故翻

遂帥所部作亂

帥讀曰率

丁卯焚掠坊市令孜奉天子

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引兵還營陳敬瑄命

都押牙安金山將兵攻之琪夜突圍出奔廣都

隋改廣都縣為

雙流縣唐龍朔二年復分雙流置廣都縣屬成都府九域志在府西四十五里

從兵皆潰

從才用翻

獨廳吏一人從息於江岸琪謂廳吏曰陳公知吾無罪
然軍府驚擾不可以莫之安也汝事吾能始終今有以
報汝汝齎吾印劔詣陳公曰郭琪走度江我以劔擊之
墜水尸隨湍流下矣得其印劔以獻陳公必據汝所言
勝懸印劔於市以安衆汝當獲厚賞吾家亦保無恙吾
自此適廣陵歸高公

言欲奔揚州
歸高駢也

後數日汝可密以語

吾家也

語牛
倨翻

遂解印劔授之而逸廳吏以獻敬瑄果免

琪家上日夕專與宦者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踈薄

處昌呂翻外臣謂外廷之臣
宰相以下百執事皆是也

庚午左拾遺孟昭圖上疏

以為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

治直吏翻

多難之時中外尤

當一體

難乃旦翻

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

以下悉為賊所屠

謂豆盧瑑崔沆及于琮等也

獨北司平善況今朝

臣至者皆冒死崎嶇遠奉君親所宜自茲同休等戚伏

見前夕黃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內臣閉

城登樓並不召王鐸已下及收朝臣入城翌日又不對

宰相又不宣慰朝臣

翌日明日也

臣備位諫官至今未知聖

躬安否况踈冗乎

冗而隴
翻散也

儻羣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

若陛下不恤羣臣於義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

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

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

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聖

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臣躬被寵榮

被皮
義翻

職在裨益雖

遂事不諫而來者可追

二語皆本
之論語

疏入令牧屏不奏

屏必

鄧辛未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墓願津

慕願
山在

眉州眉山東七里山狀如墓廐因名聞者氣塞而莫敢

山臨江津今有孟拾遺祠墓謨加翻

言

天子殺諫臣者必亡其國以闔官而專殺諫臣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此不特害于而國實亦凶于而身是

以唐未亡而令致之身先亡也塞悉則翻

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權夏州節

度使拓跋思恭屯東渭橋黃巢遣朱溫拒之以義武節

度使王處存為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鄜寧節度副使

朱玫為節度使 八月己丑夜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

椀至丁酉乃止 武寧節度使支詳

按新書方鎮表懿宗咸通十一年復

徐州節鎮賜號感化軍自此迄於天復末嘗復武寧舊額以下文以感化留後時溥為節度使證之武寧誤也

當作感化

遣牙將時溥陳璠將兵五千入關討黃巢

璠字表

二

入皆詳所獎拔也溥至東都矯稱詳命召師還與璠合

兵屠河陰掠鄭州而東及彭城詳迎勞犒賞甚厚

璠音番勞

力到

溥遣所親說詳曰

說式

衆心見迫請公解印以相

授詳不能制出居大彭館溥自知留務璠謂溥曰支僕

射有惠於徐人不殺必成後悔溥不許送詳歸朝

朝直

璠伏甲於七里亭

亭去彭城七里因名

并其家屬殺之詔以溥為

武寧留後溥表璠為宿州刺史璠到官貪虐溥以都將

張友代還殺之 楊復光奏升蔡州為奉國軍以秦宗

權為防禦使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眾五百

盜據本州月餘復陷光州

復扶又
翻下同

自稱將軍有眾萬餘

人秦宗權表為光州刺史固始縣佐王潮

世率以縣丞
為縣佐唐制

諸縣丞簿尉之下有司功佐司倉佐司戶佐司兵佐司
法佐司士佐皆縣佐也路振九國志王潮少為縣佐史
或者傳寫
逸史字歟及弟審邽審知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為軍

正使典資糧閱士卒信用之

王潮兄弟始此
為潮廢緒張本

高潯與

黃巢將李詳戰于石橋

石橋即晉將王
鎮惡破秦兵處

潯敗奔河中詳

乘勝復取華州

是年五月高
澤克華州

巢以詳為華州刺史以

權知夏綏節度使拓跋思恭為節度使宗正少卿嗣

曹王龜年自南詔還驃信上表款附請悉遵詔旨

龜年
使南

詔見上卷廣明元
年六月上時掌

李孝昌拓跋思恭與尚讓朱溫戰

于東渭橋不利引去

史言諸鎮之勤王者
皆以師老遷延引退

初高駢與

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凡事寶及駢先貴

有功浸輕之既而封壤相鄰數爭細故遂有隙

淮南與
鎮海軍

鄰壤止一江為
界耳數所角鬪

駢檄寶入援京師寶治舟師以俟之

治
直

之怪其久不行訪諸幕客或曰高公幸朝廷多故有并

吞江東之志聲云入援其實未必非圖我也宜為備寶

未之信使人覘駢殊無北上意

覘丑廉翻上時掌翻自淮南而北向勤王為北

上會駢使人約寶面會瓜洲議軍事寶遂以言者為然

辭疾不往且謂使者曰吾非李康高公復欲作家門功

勲以欺朝廷邪

高崇文斬李康事見二百三十七卷憲宗之元和元年

駢怒復遣

使責寶何敢輕侮大臣

復扶又翻

寶詬之曰彼此夾江為節

度使汝為大臣我豈坊門卒邪

詬古侯翻又許侯翻寶自言與駢等夷非有貴

賤之異也長安城中百坊坊皆有垣有門門皆有守卒

由是遂為深仇駢留東塘

百餘日詔屢趣之

趣讀曰促

駢上表託以寶及浙東觀察使

劉漢宏將為後患辛亥復罷兵還府其實無赴難心但

欲襍雉集之異耳

難乃旦翻襍如羊翻厭除也

高駢召石鏡鎮將

董昌至廣陵欲與之俱擊黃巢昌將錢鏐說昌曰

說式芮翻

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以扞禦鄉里為辭而去之昌從

之駢聽昌還會杭州刺史路審中將之官行至嘉興

嘉興

漢由拳縣吳改名唐屬蘇州在州西南百四十里

昌自石鏡引兵入杭州審中

懼而還昌自稱杭州都押牙知州事遣將吏請於周寶

寶不能制表為杭州刺史 臨海賊杜雄陷台州 辛

酉立皇子震為建王 昭義十將成麟殺高潯

成麟因高潯石

橋敗退而殺之引兵還據潞州天井關戍將孟方立起兵攻麟

殺之

考異曰實錄澤潞牙將劉廣據潞州叛天井關戍將孟方立帥戍卒攻廣殺之自稱留後仍移軍

額於邢州初高潯援京師廣帥師至陽平謀為亂不行還據潞州自稱留後用法嚴酷三軍畏之方立乘虛襲

殺焉又曰貶昭義節度使高潯為端州刺史中和三年實錄又曰初孟方立殺高潯自立薛居正五代史方立

傳曰中和二年為澤州天井關戍將時黃巢犯闕輔州郡易帥有同博奕先是沈詢高湜相繼為昭義節度怠

於軍政及有歸秦劉廣之亂方立見潞帥交代之際乘其無備率戍兵徑入潞州自稱留後新紀八月昭義軍節度使高潯及黃巢戰於石橋敗績十將成麟殺潯入于潞州九月己巳昭義軍戍將孟方立殺成麟自稱留後方立傳惟以成麟為戍鄰餘如新紀按乾符二年實錄十月昭義軍亂逐節度使高湜貶湜象州司戶柳玭傳云貶高要尉三年十一月詔魏博韓簡云劉廣逐帥擅權云云是廣逐湜擅據潞州也薛史孟方立傳亦云沈詢高湜急於軍政致有歸秦劉廣之亂是廣亂在前也舊紀九月高潯牙將劉廣擅還潞州是月潯天井關戍將孟方立攻廣殺之自稱留後貶潯端州刺史此蓋舊紀誤實錄因之薛史方立傳曰見潞帥交代之際帥兵入潞州不言何帥交代若不逐帥何能據州事無所因殊為踈畧舊紀恐是誤以高湜事為高潯事實錄此云殺廣明年又云殺潯自相違新紀傳皆云成麟方立殺潯方立斬麟月日事實頗詳必有所出今從之方立

汧州人也 忠武監軍楊復光屯武功 永嘉賊朱褒

陷温州

宋白曰温州永嘉郡漢會稽郡之東境後漢永和四年置永寧縣晉明帝立永寧郡尋屬永嘉

郡隋平陳廢郡唐武德六年置東嘉州貞觀元年廢州以縣屬括州上元二年分括州之永嘉安固二縣置溫

州以溫嶠嶺為名

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本軍屯興平時鳳

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糧饋不繼昌言知府中兵少因

激怒其衆冬十月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與士卒言

其衆皆下馬羅拜曰相公誠無負我曹畋曰行軍苟能

戢兵愛人為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

逐帥為逆取討賊以取旌節為順守

為于
偽翻

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行在 天平節度使南

面招討使曹全晟與賊戰死軍中立其兄子存實為留

後 十一月乙巳孟楷朱溫襲鄜夏二軍於富平二軍

敗奔歸本道

二軍李孝昌拓
跋思恭之軍也

鄭畋至鳳州

自鳳翔西
至鳳州三

百九十
五里

累表辭位詔以畋為太子少傅分司以李昌言

為鳳翔節度行營招討使 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

澈為鄂岳觀察使 加鎮海節度使周寶同平章事

遂昌賊盧約陷處州

吳孫權赤烏二年分太末立平昌
縣晉武帝改曰遂昌唐武德八年

併入松陽景雲元年復置遂昌縣屬處州九域志在州西二百四十里按溫處二州本晉永嘉一郡之地隋為枯州永嘉郡唐武德置枯州又分置東嘉州始分為二州東嘉州後為溫州枯州改為處州避德宗名也

十二月江西將閔勗戍湖南還過潭州逐觀察使李裕

自為留後

考異曰實錄新傳作閔項今從程匡叟唐補紀

以感化留後時

溥為節度使

賜夏州號定難軍

難乃旦翻

初高駢鎮荆

南

乾符五年駢鎮荆南

補武陵蠻雷滿為牙將領蠻軍從駢至淮

南逃歸聚衆千人襲朗州殺刺史崔翥

翥章恕翻

詔以滿為

朗州留後歲中率三四引兵寇荆南入其郛焚掠而去

大為荆人之患。陬溪人周岳嘗與滿獵爭肉而鬪，欲殺

滿不果。

陬溪當在武陵界。陬側鳩翻。

聞滿據朗州，亦聚眾襲衡州，逐

刺史徐顯詔以岳為衡州刺史。石門蠻向瓌亦集夷獠

數千攻陷澧州，殺刺史呂自牧，自稱刺史。

吳分零陽縣置天門郡。隋

廢為石門縣。唐屬澧州。九域志在州西九十二里。

王鐸以高駢為諸道都統

無心討賊，自以身為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於再

三上許之。

懇款，懇誠也。相息亮翻。

二年春正月辛亥，以王鐸兼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都

統

考異曰舊紀中和元年七月鐸為都統十二月帥師二萬至京畿屯於盤屋舊鐸傳亦在元年唐年補

錄元年十一月乙巳制以鐸為都統十二月乙亥鐸屯盤屋續實運錄元年八月鐸拜天下都統唐補紀中和元年四月高駢帥師駐泊東塘自五月出府九月却歸朝廷即以鐸統諸道兵馬收復長安鐸為都統諸書年

月不同如此新紀二年正月辛亥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高駢罷都統據寶錄四月答高駢詔罷都統當

在此年今從實錄新紀舊駢傳云僖宗知駢無赴難意乃以鐸為京城四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章昭度領江

淮鹽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又落利權攘袂大詬累上章自訴語詞不遜按駢罷都統依前為諸道鹽鐵轉運

使五月方罷北夢璣言曰王鐸初鎮荆南黃巢入寇望風而遁他日將兵潼關黃巢令人傳語云相公儒生且

非我敵無污我鋒刃自取敗亡也後到成都行朝拜諸道都統所以高駢上表目之為敗軍之將也按鐸自荆

南喪師貶官未嘗將兵潼關皮光業見聞錄為都統在此年二月亦誤又舊紀傳新傳鐸正為都都統新紀作都統實錄初除及罷時皆為都統中間多云都都統又西門思恭為都都監按此時諸將為都統者甚多疑鐸為都都統是也權知義成節度使俟罷兵復還政府高駢但領

鹽鐵轉運使罷其都統及諸使聽王鐸自辟將佐以太

子少師崔安潛為副都統辛未以周岌王重榮為都都

統左右司馬諸葛爽及宣武節度使康實為左右先鋒

使時溥為催遣綱運租賦防遏使

綱運自江淮來者皆由徐州巡內故以溥

任此以右神策觀軍容使西門思恭為諸道行營都都

職

監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為京城東北西面都

統以楊復光為南面行營都監使又以中書舍人鄭昌

圖為義成節度行軍司馬給事中鄭畷為判官直弘文

館王搏為推官

畷祖峻翻搏徒官翻

司勳員外郎裴贇為掌書記

昌圖從謹之從祖兄弟畷畷之弟搏璵之曾孫

王璵以祠禱厯

事玄肅見前紀

贇坦之子也

裴坦見二百五十一卷懿宗咸通十年

又以陝虢觀

察使王重盈為東面都供軍使重盈重榮之兄也

陝失冉翻

重直龍翻

黃巢以朱溫為同州刺史令溫自取之二月同

州刺史朱誠奔河中溫遂據之

為朱溫以同州歸國張本

已卯以

太子少傅分司鄭畋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召

詣行在軍務一以諮之以王鐸判戶部事 朱溫寇河

中王重榮擊敗之

敗補邁翻

以李昌言為京城西面都統朱

玫為河南都統

朱玫時鎮邠寧安得出關東統河南諸鎮此河南蓋自龍門河東至蒲津一帶

大河兩岸也

涇原節度使胡公素薨軍中請命於都統王

鐸承制以大將張鈞為留後

李克用寇蔚州

蔚紆勿翻三

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

從謹與相知應接

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訶事

訶翻 正翻

又火 迴翻

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

時益

置鎮於資州資陽縣後魏分資中置資陽縣以其地在資水之陽也九域志資陽在資州西北一百二十里

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羣

盜中明旦二人去弘讓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誘弘讓

出首而執以送使

首式又翻下同送使送之 節度使府也使 疏吏翻

云討擊擒

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杖弘讓脊二十釘於西城二七

日煎油潑之又以膠麻掣其瘡

釘丁定翻二十七十四日 也潑普活翻掣尺列翻

備極慘酷見者寃之又有邛州牙官阡能

邛渠容翻考異曰張彭

錦里耆舊傳作千能句延慶錦里耆舊傳作阡能續實運錄作阡能實錄新傳作阡能按北夢瑣言安仁土豪阡能注云姓慕無此蓋西南夷之種今從之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為盜楊

遷復誘之

復扶又翻

能方出首聞弘讓之寃大罵楊遷發憤

為盜驅掠良民不從者舉家殺之踰月衆至萬人立部

伍署職級

職級謂牙前將吏自押牙孔目官而下分職各有等級

橫行邛雅二州

間攻陷城邑所過塗地先是蜀中少盜賊

先悉薦翻少詩治翻自

是紛紛競起州縣不能制敬瑄遣牙將楊行遷將三千

人胡洪畧莫匡時各將二千人以討之 以右神策將

軍齊克儉為左右神策內外八鎮兼博野奉天節度使

賜廊坊軍號保大

廊音夫

夏四月甲午加陳敬瑄兼

侍中 赫連鐸李可舉與李克用戰不利 初高駢好

神仙

好呼到翻

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厚待之

補以軍職

妖於遙翻

用之鄱陽茶商之子也

鄱陽漢古縣唐帶饒州古縣在

今縣東界又客廣陵熟其人情爐鼎之暇

爐鼎所以鍊金石化丹砂為金銀之

類頗言公私利病故駢愈奇之稍加信任駢舊將梁繼

陳珙馮綬董瑾俞公楚姚歸禮素為駢所厚用之欲專權浸以計去之駢遂奪續兵族珙家綬瑾公楚歸禮咸見疎用之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守一本

滄景村民

去羌呂翻張守一蓋居滄景二州間

以術干駢無所遇窮困甚

用之謂曰但與吾同心勿憂不富貴遂薦於駢駢寵待

埒於用之

埒龍輓翻等也

殷始自鄱陽來用之先言於駢曰玉

皇以公職事繁重輟左右尊神一人佐公為理公善遇之欲其久留亦可縻以人間重職明日殷謁見詭辯風

生駢以為神補鹽鐵劇職駢嚴潔甥姪輩未嘗得接坐

殷病風疽

史烙曰疽千余切又子與切痒病一本從疒從旦音多但翻又音旦釋云瘡也

搔捫

不替手膿血滿爪駢獨與之同席促膝傳杯器而食左

右以為言駢曰神仙以此試人耳駢有畜犬

搔爬也捫摸也替廢

也畜吁玉翻

聞其腥穢多來近之

近其

駢怪之殷笑曰殷嘗

於玉皇前見之

道家謂天帝為玉皇大帝

別來數百年猶相識駢與

鄭畋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遣劔客來刺公者

亦翻

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

可以禦之駢請於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人之服

衣於既翻

潛於他室而守一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器於階

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囊盛彘血

鏗立耕翻盛時征翻彘豕也

灑於庭

宇如格鬬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

幾居希翻

駢泣謝

曰先生於駢乃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寶有蕭勝者賂

用之求鹽城監

鹽城漢鹽漬縣地又無城邑唐武德七年置鹽城縣有監亭一百二十三有監

屬楚州九域志縣在州東南二百四十里

駢有難色用之曰用之非為勝也

為于偽翻

近得上仙書云有寶劒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往

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劒耳駢乃許之勝至

監數月函一銅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

稽音啓

此北帝

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

置坐隅

坐徂臥翻

用之自謂磻溪真君謂守一乃赤松子殷

乃葛將軍勝乃秦穆公之壻也

各以其姓傳會以爲仙磻蒲官翻

用之

又刻青石為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

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

將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謫限亦滿必

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

用之自言與守一般等本皆神仙以謫降在人間限期既滿當

復升天列於仙官又道家之說有太清玉清上清是為三清之境幢簿江翻

是後駢於道院

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跨之

著陟畧翻

日夕齋醮鍊金燒丹

費以巨萬計用之微時依止江陽后土廟

貞觀十八年分江都置江

陽縣與江都俱在揚州郭下后土廟今揚州城東南隅蕃釐觀是也然揚州古城在蜀岡之上北連雷塘今城周世宗所徙則此時后土廟在揚州城外也宋白曰宋武帝分江都縣置廣陵縣隋初改為江陽縣以處江之正北故曰江陽

舉動祈禱及得志白駢崇大其廟極江南工材

之選每軍旅大事以少牢禱之

少詩照翻

用之又言神仙好

樓居

用漢方士語
好呼到翻

說駢作迎仙樓

說式
芮翻

費十五萬緡又

作延和閣高八丈

高居
傲翻

用之每對駢呵叱風雨仰揖空

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然常厚賂駢左右

使伺駢動靜共為欺罔駢不之寤

伺相
吏翻

左右小有異議

者輒為用之陷死不旋踵但潛撫膺鳴指

鳴指即
彈指也

口不

敢言駢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決於用之

退賢進不肖淫刑濫賞駢之政事於是大壞矣用之知

上下怨憤恐有竊發請置巡察使駢即以用之領之募

險獐者百餘人縱橫閭巷間

獐古外翻
縱子容翻

謂之察子民間

呵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奪人貨財掠人婦女輒誣

以叛逆榜掠取服

撈音彭
掠音亮

殺其人而取之所破滅者數

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民雖家居皆重足屏氣

重直龍
翻屏必

郢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選募諸軍驍勇之士

二萬人號左右莫邪都

邪讀
曰耶

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為

左右莫邪軍使署置將使如帥府

帥所
類翻

器械精利衣裝

華潔每出入導從近千人

從才用翻
近其斬翻

用之侍妾百餘人

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輒留三司綱輸其家

三司綱謂戶部度支鹽鐵

所發綱運輸朝廷者

用之猶慮人泄其姦謀乃言於駢曰神仙不

難致但恨學者不能絕俗累

累良瑞翻

故不肯降臨耳駢乃

悉去姬妾

去羌呂翻

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

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祓

祓敷勿翻又方廢翻祓除穢惡也

然後見

拜起纔畢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得專行威福無所忌憚

境內不復知有駢矣

為畢師鐸討用之殺駢張本復扶又翻

王鐸將兩

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涇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

邠寧鳳翔屯興平保定難屯渭橋

難乃旦翻

忠武屯武功

官軍四集黃巢勢已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

黃巢將朱溫時據同

州李詳據華州故號令之行止此二州華戶化翻

民避亂皆入深山築柵自保

農事俱廢長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緡賊賣人於官軍以
為糧官軍或執山寨之民鬻之人直數百緡以肥瘠論
價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七十一

一起玄默攝提格五月盡闕
逢執徐五月凡二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中之下

中和二年五月以湖南觀察使閔勗權充鎮南節度使

咸通六年置鎮南軍於洪州閔勗時據潭州
而以洪州節授之欲使之與鍾傳相斃也 勗屢求於

湖南建節朝廷恐諸道觀察使效之不許先是王仙芝

寇掠江西

先悉薦翻

高安人鍾傳聚蠻獠依山為堡

高安本漢豫章

建城縣唐武德五年改名高安屬洪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二十里

衆至萬人仙芝陷撫

州而不能守傳入據之詔即以為刺史至是又逐江西

觀察使高茂卿據洪州

撫州西北至洪州二百四十里宋白曰撫州臨川郡漢南昌縣

地吳置臨川郡隋平陳罷郡為州時總管楊武通奉使安撫即以撫為名

朝廷以勗本江西

牙將

事見上卷上年

故復置鎮南軍使勗領之

鎮南軍中廢今復置

若傳

不受代令勗因而討之勗知朝廷意欲闕兩盜使相斃

辭不行

加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侍中罷其鹽鐵轉運

使駢既失兵柄又解利權攘袂大詬

是年春罷都統已失兵柄今解鹽鐵

轉運又失利權詬古候翻又許候翻

遣其幕僚顧雲草表自訴言辭不遜

其畧曰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又曰姦

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陵之開毀

又曰王鐸僨軍之將

謂乾符六年江陵之敗也僨方問翻

崔安潛在蜀貪

黷

崔安潛擊賊屢捷無以指撻故言其在蜀貪黷懿宗咸通六年安潛鎮蜀

豈二儒士能戢

疆兵又曰今之所用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

可坐擒

帥所類翻將即亮翻

又曰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

刮席之耻

刮席漢淮陽王事見漢紀

臣但恐寇生東土劉氏復興言

東寇盜縱橫將有如劉季者復興於其間

即軹道之灾豈獨往日

又以秦子嬰之事指

斥乘與

又曰今賢才在野憊人滿朝

憊思廉翻朝直遥翻

致陛下為

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

顧雲蓋序次高駢大詔之言以為表

上命鄭

畋草詔切責之其畧曰綰利則牢盆在手

謂專江淮鹽利也牢盆二

語見漢武帝紀

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諸鎮悉

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權而又貴作司徒榮為太尉

按新書高駢傳駢帥西川已進檢校司徒以為不用如兩京陷後天子猶與駢立功進檢校太尉

何為用乎又曰朕緣久付卿兵柄不能翦蕩元凶自天

長漏網過淮

事見二百五十
三卷廣明元年

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

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

離力
智翻

忠臣積望勇士興

譏所以擢用元臣誅夷巨寇又曰從來倚仗之意一旦

控告無門凝睇東南

睇大計翻目小
視也南楚曰睇

惟增悽惻又曰謝

玄破苻堅於淝水

見晉孝
武帝紀

裴度平元濟於淮西

見憲
宗紀

未

必儒臣不如武將又曰宗廟焚燒園陵開毀龜玉毀櫝

誰之過歟

用論語孔子之言寶龜寶玉皆櫝藏
之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也

又曰姦

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又曰
卿尚不能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又曰卿云劉
氏復興不知誰為魁首比朕於劉玄子嬰何太誣罔又
曰况天步未傾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
禮儀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墮陵

公扶問翻墮讀曰墮朕雖

冲人安得輕侮

惡聲至必反之較計是非明已之直此委巷小人相詬者之為耳古者文告之

辭漢魏以下數責其罪何至如此通鑑書之以為後世戒駢臣節既虧自是貢賦遂

絕以天平留後曹存實為節度使

元年曹全晟與賊戰死遂順軍中之

請命其兄
子為帥

黃巢攻興平興平諸軍退屯奉天

時鳳翔
邠寧軍

屯興平

加河陽節度使諸葛爽同平章事

六月以涇

原留後張鈞為節度使

是年二月王鐸承制以張鈞為涇原留後事見上卷

荆

南節度使段彥謨與監軍朱敬玫相惡敬玫別選壯士

三千人號忠勇軍自將之

攻莫杯翻將即亮翻

彥謨謀殺敬玫已

亥敬玫先帥眾攻彥謨殺之

段彥謨據荆南事始二百五十三卷廣明元年帥讀

曰以少尹李燧為留後

蜀人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

各聚眾數千人以應阡能

句古侯翻今蜀人從去聲阡能反見上卷是年三月考

異曰張彭耆舊傳曰三年六月補楊行遷為軍前四面都指揮使阡能亦散於諸處下寨官軍頻不利八月羅渾擎反十旬胡僧反又曰九月阡能渾擎胡僧與官軍大戰於乾谿官軍不利十二月羅夫子反衆二千句延慶耆舊傳曰二年五月羅渾擎反六旬胡僧反有四千餘人官軍與阡能戰於乾谿官軍大敗是月羅夫子反聚衆三千人實錄六月旬胡僧反有衆二千餘官軍與能戰乾谿大敗按張傳上云十月胡僧反下云九月胡僧與官軍戰自相違又阡能敗差一年今從實錄並附之六月

楊行遷等與之戰

數不利

數所角翻

求益兵府中兵盡陳敬瑄悉搜倉庫門庭

之卒以給之是月大戰於乾谿

據下文則此時諸盜至雙沅與官軍對壘乾谿

當在雙沅界乾音干

官軍大敗行遷等恐無功獲罪多執村民為

俘送府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

及婦女觀者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

治直之翻

官軍忽

入村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

秋七月己巳以鍾傳為

江西觀察使從高駢之請也傳既去撫州南城人危全

諷復據之

南城漢古縣唐屬撫州九域志在撫州西二百二十里

又遣其弟仔倡

據信州

仔津之翻史炤祖似切倡齒羊翻又音唱

尚讓攻宜君寨

後魏太平真君

七年置宜君縣於宜君川後置宜君郡隋廢郡為宜君縣唐併宜君縣入京兆華原縣是時勤王之師蓋於宜君

故縣立寨也

會大雪盈尺賊凍死者什二三蜀人韓求聚

衆數千人應旰能

考異曰張彭耆舊傳三年六月韓求反其邛州界內賊首旰能邇迓漸

侵入蜀州界今從句延慶傳及實錄

鎮海節度使周寶奏高駢承制以

賊帥孫端為宣歙觀察使

帥所類翻歙書涉翻

詔寶與宣歙觀察

使裴虔餘發兵拒之

南詔上書請早降公主

嗣曹王龜年之

使南詔也上以宗室女為安化長公主許婚

詔報以方議禮儀

考異曰張彭耆舊傳中

和元年九月三月雲南驃信差布爕楊奇肱等齎國信來通和迎公主太師借副使儀注郊迎布爕始相見揖副使云請不拜太師聞極怒朝廷告以俟更議車服制數定續有旨命竟空還今從雲南事狀及實錄

以保大留後東方達為節度使充京城東面行營招討

使

按李孝昌以鄜師勤王去年為黃巢所攻奔歸本道東方遠蓋代李孝昌者也

閏月加魏

博節度使韓簡兼侍中

八月以兵部侍郎判度支鄭

紹業同平章事兼荆南節度使

浙東觀察使劉漢宏

遣弟漢宥及馬步都虞侯辛約將兵二萬營于西陵謀

兼并浙西杭州刺史董昌遣都知兵馬使錢鏐拒之壬

子鏐乘霧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所殺殆盡漢宥辛約

皆走

自此杭越交兵而劉漢宏為錢鏐禽矣鏐力求翻

魏博節度使韓簡亦

有兼并之志自將兵三萬攻河陽敗諸葛爽於修武

敗補

邁與弃城走簡留兵戍之因掠邢洺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李國昌自達靺帥其族遷于代州

李克用既據代州故其父帥其族自達靺

遷帥讀曰率

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溫屢請益兵以扞

河中知右軍事孟楷抑之不報溫見巢兵勢日蹙知其

將亡親將胡真謝瞳勸溫歸國九月丙戌溫殺其監軍

嚴實舉州降王重榮溫以舅事重榮

溫母王氏以與重榮同姓故以舅事

重榮監古衙翻降

王鐸承制以溫為同華節度使使瞳

戶江翻重貞龍翻

奉表詣行在

朱溫因王重榮以歸唐而重榮之後夷於朱溫之手唐祚亦夷於溫矣華戶化翻下

同
瞳福州人也李詳以重榮待溫厚亦欲歸之為監軍

所告黃巢殺之

詳據華州見上卷上年

以其弟思鄴為華州刺史

桂州軍亂逐節度使張從訓以前容管經畧使崔焯

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焯職畧翻

平盧大將王敬武逐節度

使安師儒自為留後

初朝廷以寵勛降將湯羣為嶺

州刺史

宋白曰嶺州漢汾陽縣地漢末其地無郡邑曹公遂立新興郡於此後魏末於此置嶺州因界

內嵒嵐山為名降戶江翻將即亮翻嵐虛含翻

羣潛通沙陀朝廷疑之徙羣懷

州刺史鄭從謹遣使齎告身授之冬十月庚子朔羣殺

使者據城叛附于沙陀壬寅從讜遣馬步都虞候張彥

球將兵討之賊帥韓秀昇屈行從起兵斷峽江路屈居

勿翻斷音短斷峽江之路則荆蜀之癸丑陳敬瑄遣押
信使不通王命將不得行于東南

牙莊夢蝶將三千人討之考異曰張勣耆舊傳三年九月峽路賊韓秀昇十月峽路賊

屈行從反陳太師差押牙莊二夢將兵二千人十月二十日發往峽路句延慶耆舊傳于中和二年七月韓求

反下又云峽路韓秀昇屈行從反川主選點兵士三千人差押牙莊夢蝶押領十月癸丑發峽路收討韓秀昇蓋

因十月討之而言耳實錄取句傳而誤于七月下云韓秀昇屈行從為亂敬瑄遣大將莊夢蝶以兵二千討之

新傳曰洺州刺史韓秀昇等亂峽中今從句傳又遣押牙胡弘畧將千人繼之

韓簡復引兵擊鄆州

復扶又翻

節度使曹存實逆戰敗死

天平都將下邑朱瑄收餘衆嬰城拒守

下邑漢古縣唐屬宋州九域志

在州東一百二十里將即亮翻

簡攻之不下詔以瑄權知天平留後

考

異曰實錄曹存實繼其叔父全晟為天平節度使未周

歲而遇害舊傳瑄為青州王敬武牙卒中和初黃巢據

長安詔徵天下兵王敬武遣牙將曹全晟率兵三千赴

難關西瑄已為軍候會青州警急敬武召全晟還路由

鄆州時鄆將薛崇為草賊王仙芝所殺崔君裕權知州

事全晟知其兵寡襲殺君裕據有鄆州自稱留後以瑄

有功署為濮州刺史留將牙軍光啓初魏博韓簡欲兼

并曹鄆以兵濟河收鄆全晟出兵逆戰為魏軍所敗全

晟死之瑄收合殘卒保州城韓簡攻圍半年不能拔會

魏軍亂退去朝廷嘉之授以節鉞新傳與之同薛居正

五代史瑄傳中和二年張濬徵兵於青州敬武遣將曹全晟率軍赴之以瑄隸焉賊敗出關全晟以本軍還鎮會鄆帥薛崇卒部將崔君預據城叛全晟攻之殺君預因為留後瑄以功授濮州刺史鄆州馬步軍都將光啓初魏博韓允中攻鄆全晟為其所害瑄據城自固三軍推為留後允中敗朝廷以瑄為天平節度使按王仙芝死已久曹全晟又為節度去歲死王敬武今歲始得青州新舊傳薛史皆誤今從實錄又新傳瑄作宣歐陽修五代史記注云今流俗以宣弟瑾於以朱溫為右金名加玉者非也今從舊傳薛史實錄

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李克用雖

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

數所角翻樓煩

監本屬隴右節度以嵐州刺史兼領之至德後屬內飛龍使貞元十五年始別置監牧使義武節度

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昏姻

按新書王處存傳世籍神策軍家京兆萬年縣勝業

里為天下高貴李國昌父子必利其富而與為昏姻也

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歛

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

朝直遙翻橫戶孟翻

當與河

東大同軍共討之

是時鄭從謹帥河東赫連鐸帥大同

以平盧大將王

敬武為留後

王敬武既逐安師儒朝廷遂命為留後

時諸道兵皆會關中

討黃巢獨平盧不至王鐸遣都統判官諫議大夫張濬

往說之

說輸芮翻

敬武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濬見敬武責

之曰公為天子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

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

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

事見三百五十二卷乾符

二年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

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

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不亟往分功名取富貴後悔無

及矣將士皆改容引咎顧謂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敬

武即發兵從濬而西劉漢宏又遣登高鎮將王鎮將

兵七萬屯西陵

路振九國志作屯漁浦按今漁浦在西陵上游相去頗遠

錢鏐復濟

江襲擊大破之斬獲萬計

復扶又翻

得漢宏補諸將官偽勅

二百餘通鎮奔諸暨

宋白曰諸暨秦舊縣縣界有暨浦諸山因以為名在越州西南一百

四十里

黃巢兵勢尚彊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

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奈何復光曰雁門李

僕射

時李克用據代州代州雁門郡也諸家多以為克用時為雁門節度使

驍勇有彊兵

其家尊與吾先人嘗共事相善

楊復光養父玄价嘗監鹽州軍沙陀之歸國也

先由鹽州後玄价為中尉執宜父子益與之善

彼亦有徇國之志所以不至者

以與河東結隙耳誠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

鄭公謂從

謹也結隙見上卷
上年朝直遥翻

來則賊不足平矣東面宜慰使王徽

亦以為然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勅召李克用諭鄭從

謹

王鐸為都都統便宜從事
凡徵調除授皆得用墨勅

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

千自嵐石路趣河中

趣七喻翻嵐州南至
石州一百八十里

不敢入太原

境獨與數百騎過晉陽城下與從謹別從謹以名馬器

幣贈之

李詳舊卒共逐黃思鄴

考異曰實錄李詳
下牙隊兵斬偽刺史

黃思鄴推華陰鎮使王遇為首降河中王鐸承制除遇

為刺史按黃思鄴與黃巢俱死於泃狼谷實錄誤也今從
新黃巢傳推華陰鎮使王遇為主以華州降于王重榮王鐸

承制以遇為刺史

阡能黨愈熾侵淫入蜀州境

侵淫以癰

疽侵食寢淫為喻

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

為都招討指揮使將兵五百人往代之未發前一日有

鬻麵者自旦至午出入營中數四邏者疑之

邏郎

執而

訊之果阡能之謀也

謀達協翻

仁厚命釋縛溫言問之對曰

某村民阡能因其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訶事歸

訶古迺翻又翻

正翻

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

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阡

能云高尚書來日發

語牛倨翻下潛語同時濫授官爵仁厚未立功已檢校尚書矣

所

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為我潛語

寨中人云僕射慙汝曹皆良人為賊所制情非得已

我為

于偽翻語牛倨翻僕射謂陳敬瑄

尚書欲拯救湔洗汝曹

湔則前翻湔滌也亦洗也

言百姓為賊所汙染湔洗與推新

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

降戶

尚書

當使人書汝背為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

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

也

橫戶孟翻

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

不舞躍聽命一口傳百百傳千川騰海沸不可遏也比

尚書之至

比必利翻
下比至同

百姓必盡奔赴如嬰兒之見慈母

阡能孤居立成擒矣明日仁厚引兵發至雙流把截使

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衆皆耕

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複牢密如

此

重直龍翻
複方目翻

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

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纔留五百兵

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仁

厚將至遣羅渾擎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

橋箐以邀官軍

蜀人謂篁竹之間為箐李心傳曰箐林箐也音咨盈翻又薛能工律詩有邊城

作一聯云管排蠻戶遠出箐鳥巢孤自注云蜀人謂稅戶為排戶謂林為叢箐史炤曰箐倉甸切蓋從去聲亦

通仁厚訶知

訶又訶火迴翻又休正翻

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

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日所以語諜者賊大喜呼譟爭奔

其甲兵請降拜如推山仁厚悉撫諭書其背

書其背為歸順字

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擎狼狽奔寨

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曰此愚夫不足與語縛以送

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所降凡四千人明
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即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
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為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

示以背字告諭之

穿口即新津新穿口也為子偽翻

比至延貢可歸矣

九域志邛州安仁縣有延貢寨安仁泰臨邛縣地武德二年置安仁縣九域志縣在邛州東北三十八里乃

取渾擎旗倒繫之

繫古詣翻取其旗而倒繫之示已得其渠帥也

每五十人為

隊揚旗疾呼曰

呼火故翻

羅渾擎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

汝曹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為良人無事矣至穿

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遏之衆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又明旦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衆鉤出之已死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猶未食使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

歌嘔唱也吹吹笙笛之類也

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

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

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
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
其衆皆降明日羅夫子至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計
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
兵衆皆不應仁厚引兵連夜逼之明旦諸寨知大軍已
近呼譟爭出執阡能阡能窘急赴井為衆所擒不死又
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刎劉古衆挈羅夫子首縛阡能驅
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

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

即仁厚所縱
鬻麵者也

百姓引領度頃刻

如暮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謹

呼不可止

謹興
誼同

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

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

按九域志雙流縣在成都南四十里自此而南至新穿口又南

至新津又南至延貢又南至所能寨度其道里相去各
不過四五十里高仁厚知蜀民之心非樂於從亂而脅
於五賊之威因其心而誘導之故脅從者皆望風降服
師不留行而五賊平矣考異曰張韶耆舊傳中和三
年冬所能轉盛官軍戰即不利陳敬瑄乃遣仁厚討之
十一月五日仁厚進發六日擒羅渾擎七日擒句胡僧
得韓求首級九日擒所能得羅夫子首級十一月二十
二日回戈自城北門入三日大設五日議功高公自檢

校兵部尚書檢校左僕射授省州刺史張彭書語雖俚
淺或有牴牾然叙事甚詳苟無此書則仁厚功業悉沈
沒矣句延慶傳中和三年仁厚巢五賊之首凱旋歸府
冬十二月戊寅皇帝御太玄樓高仁厚與將校等於清
遠橋朝見至後三日大設高仁厚除授省州刺史延慶
不知据何書知阡能敗在二年冬然要之仁厚擒韓秀
昇在三年十月前則擒阡能必更在前矣十二月己亥
朔無戊寅日必誤也實錄二年十月草賊阡能於蜀州
敗官軍陳敬瑄遣高仁厚討之實錄見句傳敘討阡能
事承十月癸丑發峽路收討韓秀昇下因附之十月亦
悞也實錄又曰十二月仁厚以阡能首來獻帝御太玄
樓宣慰回戈將士以仁厚為檢校工部尚書省州防禦
使亦因句傳而去其日又此年十月戊辰昇省漢彭綿
等州並為防禦使故改刺史為防禦耳今高仁厚擒阡
能既不知決在何年每下縣鎮輒補鎮遏使使安集戶
月故因實錄附於此

口於是陳敬瑄臬韓求羅夫子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

於城西七日而弔之

釘丁定翻
弔古瓦翻

阡能孔目官張榮本安

仁進士屢舉不中第歸於阡能為之謀主為草書檄

為草

于偽翻

阡能敗以詩啓求哀於仁厚仁厚送府釘于馬市

自餘不戮一人十二月以仁厚為省州防禦使陳敬瑄

榜邛州凡阡能等親黨皆不問未幾

幾居豈翻

邛州刺史申

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三十五人繫獄請準法

準法謂及逆親

屬當從生誅

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有蒞令勿問

而刺史復捕之

復扶又翻

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

失大信竊恐所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遣押牙

牛暈往集衆於州門破械而釋之因詢其所以然果行

全有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敬瑄召刺史將按

其罪刺史以憂死他日行全聞其家由溪以免密餉溪

蝕箔金百兩

博聞錄有蝕箔金法金及分數者打成大箔片以黃礬一兩雞屎礬一兩膽礬半兩

硃砂一分信土一兩赤土一兩裏研以鹽膽水調金片上炙乾更搽更炙如此三度已來用牛糞灰一重重隔下大火煨一日取出溫湯洗淨其存者金也其蝕出者銀也溪怒曰此乃太師仁明

陳敬瑄檢校太師故稱之

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餉乎還其金斤逐

使去

史言唐溪有古君子之風

河東節度使鄭從讜奏克嵐州執

湯羣斬之

湯羣以城附沙沱

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為雁

門節度使

初朝廷以鄭紹業為荆南節度使時段彥

謨方據荆南紹業憚之踰半歲乃至鎮上幸蜀召紹業

還以彥謨為節度使彥謨為朱敬玫所殺

是年三月朱敬玫殺段彥

謨復以紹業為節度使紹業畏敬玫逗遛不進軍中久

無帥至是敬玫署押牙陳儒知府事儒江陵人也

加

奉天節度使齊克儉河中節度使王重榮並同平章事

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

考異曰實錄在明年正月今從新太祖紀年錄薛

居正五代史

遣從父弟克修先將兵五百濟河嘗賊

嘗試也初

克用弟克讓為南山寺僧所殺其僕渾進通歸于黃巢

自高潯之敗

潯敗見上卷上年

諸軍皆畏賊莫敢進及克用軍

至賊憚之曰鵠軍至矣當避其鋒克用軍皆衣黑

衣於既翻

故謂之鵠軍巢乃捕南山寺僧十餘人遣使齎詔書及

重賂因渾進通詣克用以求和克用殺僧哭克讓受其

賂以分諸將焚其詔書歸其使者

考異曰太祖紀年錄初克讓於潼關戰

敗避賊南山隱於佛寺夜為山僧所害紀綱渾進通冒刃獲免歸黃巢賊素憚太祖聞其至也將託情修好捕害克讓之僧十餘人殺之巢令其將米重威齎重賂偽詔因渾進通見太祖乃召諸將領其賂燔其偽詔以徇薛史克讓傳曰乾符中以功授金吾將軍留宿衛初懿祖歸朝憲宗賜宅於親仁坊武皇之起雲中殺段文楚也天子詔巡使王處存夜圍親仁坊捕克讓詰旦兵合克讓與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官軍數千人追之比至渭橋死者數百克讓自夏陽掠船而濟歸於雁門按克讓於時猶在雲州此克讓恐當作克用云雁門誤也後唐懿祖紀年錄曰其兄克恭克儉皆伏誅按是時國昌猶自請討克用朝廷必未誅其子蓋國昌振武不受代後克恭克儉始被誅薛史又曰明年武皇昭雪克讓復入宿衛黃巢犯關僖宗幸蜀克讓時守潼關為賊

所敗按國昌以乾符五年不受代朝廷發兵討之六年克用未嘗昭雪克讓何從得八宿衛廣明元年國昌父子兵敗逃入達靼其年冬黃巢陷長安克讓何嘗守潼關戰敗而死於佛寺或者為朝廷所圍捕時逃入南山佛寺為僧所殺則不可知也今事引兵自夏陽度河武德既難明故但云為寺僧所殺而已

三年分鄆陽置河西縣乾元三年更河西曰夏陽屬河中府後屬同州夏戶雅翻

軍于同州

孟方立既殺成麟

見上卷元年

引兵歸邢州潞人請監軍吳

全勗知留後是歲王鐸墨制以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

受囚全勗與鐸書

不受鐸命而與鐸書期必濟其私欲

願得儒臣鎮潞州

鐸以鄭昌圖知昭義軍事既而朝廷以右僕射租庸使

擾方立專據山東邢洺磁三州度朝廷力不能制

邢洺磁於

潞州為山東度徒洛翔

辭不行請且委昌圖詔以徽為大明宮留

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園陵使

大明宮即東內也時黃巢猶據京師大明宮為

賊所竊處園陵之開毀者亦多以此職命授徽以俟收復

昌圖至潞州不三月而去

方立遂遷昭義軍於邢州自稱留後表其將李殷銳為

潞州刺史

為潞州叛孟方立張本考異曰實錄中和四年正月以義成行軍司馬鄭昌圖為中書

舍人三月邢州軍亂殺其帥成麟以中書舍人鄭昌圖權為昭義留後按成麟前已為孟方立所殺況不在邢

州邢州乃方立所治也又於時潞州已為李克修所據
昌圖安得更往彼為留後又其年五月以右僕射王徽
同平章事充昭義節度使徽上表懇述非便乃復以本
官充大明宮留守舊王徽傳初潞州軍亂殺成麟以兵
部侍郎鄭昌圖權知昭義軍事時孟方立割據山東二
州別為一鎮上黨支郡惟澤州耳而軍中之人多附方
立昌圖不能制宰相奏請以重臣鎮之乃授徽檢校尚
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澤潞邢洺磁觀察等使時鑾輅未
還關東聚盜而河東李克用與孟方立爭澤潞以朝廷
兵力必不能加上表訴之曰鄭昌圖方立留累月將結深
根孟方立專據三州轉成積豐招其外則潞人胥怨撫
其內則邢將益疑禍方熾於既焚計奈何於已失須觀
勝負乃決安危伏乞聖慈博求廷議擇其可付理在從
長天子乃以昌圖鎮之以徽為諸道租庸供軍等使新
孟方立傳曰方立攻成麟斬之擅裂邢洺磁為鎮治邢
為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勗知兵馬留後王

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鐸使參
事方立不受因全勗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鐸使參
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後欲遂為帥僖宗自用
舊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中雲擾方立擅地
而李克用窺潞州徽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讓昌圖
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為刺史乃徙治龍岡
會克用為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祁審誨乞師求復昭
義軍克用殺殷銳遂并潞州表克用修為留後按王鐸以
三年正月罷都統則昌圖知昭義留後必在二年也昌
圖在潞不三月引去今徽以潞讓昌圖則徽除昭義必
不在四年五月宵錄年月皆誤也方立若已自稱昭義
留後遷軍額於邢州則不止割據三州若欲別為一鎮
則應別立軍名必不與潞州並稱昭義若但以潞為文
郎當自除刺史不以書與王鐸更求儒臣就使求之鐸
亦當以昌圖為潞州刺史不云知昭義軍事又不得以
潞州為文郎也蓋方立既殺成麟以邢州鄉里欲徙鎮

之故身往邢州而潞人不從故請全勗為留後方立以
衆情未洽未敢自立故因全勗外示恭順託以中人不
可為帥而請于王鐸乞除儒臣其意以儒臣易制欲外
奉為帥而自專軍府之政漸謀代之也既而昌圖至潞
欲行帥職而山東三州已為方立所制不受帥命獨澤
州在南尚可號令耳故王徽表云昌圖主留累月已深
結根言在澤潞已久人心稍附已所不如也又云方立
專據三州轉成積疊謂昌圖欲行帥權而方立不率將
職互相窺覷故積疊也又云招其外則潞人胥怨撫其
內則邢將益疑謂今邢潞已成疊隙已至彼欲加惠于
邢則潞人怨其寵賊加惠於潞則邢將疑其圖已也又
云須觀勝負乃決安危謂昌圖能勝方立則昭義乃安
也昌圖在潞終不自安故以軍府授方立而去方立然
後自稱留後徙軍額于邢州以潞為支郡表殷銳為刺
史故新傳徙治龍岡在殷銳為刺史下此其證也於是
潞人怨而召沙陀當徽除節制之時克用猶未敢爭澤

潞也吳全昂疑是方立初入潞府時監軍故王鐸使知
留後方立既囚之疑其遂斥去祈審誨恐是鄭昌圖時
監軍大祖紀年錄云方立虜審誨自稱留後薛居正五
代史方立傳云方立以邢為府以審誨知潞州事互說
不同且既虜審誨必不以知潞州方立表殷銳為刺史
而審誨猶依舊必是後來監軍方立以其未嘗異已故
不疑之若嘗被囚虜必不復留此之不實昭然可知疑
唐末昭義數逐帥劉廣成麟作亂被殺人皆知之記事
者不詳考正或以先者為後後者為先差互不同故諸
書多牴牾不合耳又薛史安崇阮傳云安文佑初為潞
州牙門將光啓中軍校劉廣逐節度使高潯據其城僞
宗詔文佑平之既殺劉廣召赴行在授邛州刺史其後
孟方立據邢洛攻上黨朝廷以文佑本潞人也授昭義
節度使令討方立自蜀至澤州與方立戰敗於陣按
諸書皆無文佑為節度使事況光啓中澤潞已為李克
修所據文佑來當與克修戰不得與方立戰也其事恐

虛今不取

和州刺史秦彥使其子將兵數千襲宣州逐觀察

使竇滔而代之

滔食非翻又音聿又音決秦彥降高駢見二百五十三卷乾符六年其得和州

亦駢用之也為彥以宣州兵入廣陵張本

三年春正月李克用將李存貞敗黃揆于沙苑

敗補已

已克用進屯沙苑揆巢之弟也王鐸承制以克用為東

北面行營都統以楊復光為東面都統監軍使陳景思

為北面都統監軍使乙亥制以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

統王鐸為義成節度使令赴鎮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

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

鐸兵柄以悅復光

罷王鐸兵柄在正月李克用破黃巢在四月蓋田令孜以黃巢之勢已蹙

而楊復光之功必成先以是悅之耳卒子恤翻

又以副都統崔安潛為東都留

守以都都監西門思恭為右神策中尉充諸道租庸兼

催促諸道進軍等使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

聖真容散家財犒軍為已功令宰相藩鎮共請加賞上

以令孜為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

令孜從幸蜀募神策新軍為五十四

都離為十軍號神策十軍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謂之南牙十二衛

成德節度使常山忠穆王王景崇薨軍中立其子節

度副使鎔知留後事時鎔生十年矣以天平留後朱

瑄為節度使

二月壬子李克用進軍乾陀

乾陀在沙苑西南乾

音干與河中易定忠武軍合尚讓等將十五萬衆屯于梁

田陂

舊書作良天陂在城店西三十里

明日大戰自午至晡賊衆大敗

俘斬數萬伏尸三十里巢將王璠黃揆襲華州據之王

遇亡去

去年王璠據華州歸國璠字表翻

初光州刺史李罕之為秦

宗權所攻奔州奔項城

李罕之與秦彥俱降高駢蓋駢使守光州

帥餘衆歸

諸葛爽

帥讀曰率

爽以為懷州刺史韓簡攻鄆州半年不能

下爽復襲取河陽

去年八月韓簡破諸葛爽取河陽十月移兵攻鄆州

朱瑄請和

簡乃捨之引兵擊河陽爽遣罕之逆戰于武陟魏軍大

敗而還大將澶州刺史樂行達先歸據魏州軍中並立

行達為留後簡為部下所殺

懿宗咸通十一年韓君雄得魏博二世十四年而滅

騎

考異曰舊傳簡攻河陽行及新郡為諸葛爽所敗單騎奔迴憂憤疽發背而卒時中和元年十一月也新傳

亦同今從實錄按新郡當作新鄉

己未以行達為魏博留後 甲子李

克用進圍華州黃恩鄴黃揆嬰城固守克用分騎屯渭

北以王鎔為成德留後以鄭紹業為太子賓客分

司以陳儒為荆南留後峽路招討指揮使莊夢蝶為

韓秀昇屈行從所敗退保忠州去年遣莊夢蝶討韓秀昇等敗補遞翻應

援使胡弘略戰亦不利江淮貢賦皆為賊所阻百官無俸

時車駕在蜀江淮租賦所阻雲安消井路不通民間乏

鹽雲安縣漢胸臆地後周改曰雲安縣唐屬夔州有鹽官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三十三里鹽監又在縣西三

十里消井在瀘州西南二百六十三里史略曰消井漢建為郡之漢陽縣地唐置長寧州消音育按漢陽當作

江陽陳敬瑄奏以梓州防禦使高仁厚為西川行軍司馬

將三千兵討之

考異曰張鈔者舊傳曰中和四年甲辰春三月峽路招討指揮使莊夢蝶尚

書為韓秀昇所敗退至忠州川主太師召省州刺史高仁厚使討秀昇等許以成功除梓帥即日聞奏拜行軍司馬將步卒千人三月五日進發句延慶耆舊傳中和三年二月莊夢蝶為賊所敗川主喚仁厚奏授峽路招討都指揮使將兵三千人三月辛丑進發實錄三年二月夢蝶為賊所敗陳敬瑄奏以仁厚代夢蝶將兵三千進討詔拜行軍司馬是月丁卯朔無辛丑辛丑乃四月五月延慶誤也實錄三年二月敬瑄奏仁厚代夢蝶蓋亦用句傳年

加鳳翔節度使李昌言同平章事黃

巢兵數敗食復盡

數所角翻復扶又翻

陰為遁計發兵三萬搤藍

田道

搤藍田道所以通自武關南走之路搤於單翻

三月壬申遣尚讓將兵救

華州李克用王重榮兵逆戰於零口破之克用進軍渭

橋騎軍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潛入

長安燔積聚斬虜而還

零口在京兆昭應縣積子智翻聚從遇翻又慈庾翻還從宣翻

賊中大驚

以淮南押牙合肥楊行愍為廬州刺史

考

異曰十國紀年云楊行密六合人今從薛居正五代史徐鉉吳錄

行愍本廬州牙將勇

敢屢有戰功都將忌之白刺史郎幼復連使出戍於外

行愍過辭

過古禾翻過都將而辭行也

都將以甘言悅之問其所須

須者意之所欲

行愍曰正須汝頭耳遂起斬之并將諸營自稱

八營都知兵馬使幼復不能制薦於高駢請以自代駢
以行愍為淮南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行愍聞
州人王勗賢名欲用之固辭問其子弟曰子潛好學慎
密可任以事弟子稔有氣節可為將行愍名潛置門下

以稔及定遠人季章為騎將

楊行愍後改名行密事始此定遠漢曲陽縣地梁改

為定遠縣唐屬濠州九域志在南八十里騎奇寄翻將即虎翻

初呂用之因左驍雄

軍使俞公楚得見高駢用之橫甚

橫戶

或以咎公楚公

楚數戒用之少自歛毋相累

數所角翻少詩沼翻歛力嚴翻累力瑞翻

用之

銜之右驍雄軍使姚歸禮氣直敢言尤疾用之所為時

面數其罪

數所具翻

常欲手刃之癸未夜用之與其黨會倡

家歸禮潛遣人藝其室

倡音昌藝如悅翻燒也

殺貌類者數人用

之易服得免明旦窮治其事

治直之翻

獲縱火者皆驍雄之

卒用之於是日夜譖二將於駢未幾駢使二將將驍雄

卒三千襲賊於慎縣

慎縣漢九江浚道縣地古城在今縣南隋置慎縣唐屬廬州九域志

在州東北六十里幾居豈翻

用之密以語楊行愍云公楚歸里欲襲

廬州行愍發兵掩之二將不為備舉軍盡殪

語牛倨翻殪壹計翻

以二將謀亂告駢駢不知用之謀厚賞行愍

為楊行愍以廬州起

張本

己丑以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朱全忠為宣武節度

使俟克復長安令赴鎮 癸巳李克用等拔華州黃揆

奔城走

劉漢宏分兵屯黃巖下貞女三鎮

三鎮皆當在樊

越間錢鏐將八都兵自富春擊之

自富春度江擊三鎮富春即富陽縣

破黃

巖擒巖下鎮將史弁貞女鎮將楊元宗漢宏以精兵屯

諸暨鏐又擊破之漢宏走 莊夢蝶與韓秀昇屈行從

戰又敗其敗兵紛紜還走所在慰諭不可遏遇高仁厚

於路叱之即止仁厚斬都虞侯一人更令修妮部伍

妮側

角翻妮整
隊伍也

乃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

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

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為欲涉之狀賊晝夜

禦備遣兵挑戰

挑徒了翻

仁厚不與交兵潛發勇士千人執

兵負葦夜由間道攻其寨且焚之

間右覓翻

賊望見分兵往

救之不及資糧蕩盡衆心已搖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

其舟相繼皆沈

復扶又翻
沈持林翻

賊往來惶惑不能相救仁厚

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衆皆降秀昇行從見衆潰
揮劍亂斫欲止之衆愈怒共執二人詣仁厚仁厚詰之

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太中皇帝謂宣宗天下無

復公道紐解綱絕今日反者豈惟秀昇成是敗非机上

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命善食而械之愀七小翻食詳吏翻

善食善以酒夏四月庚子獻于行在斬之考異曰張彰舊傳中

和四年高僕射將步卒千人三月五日進發莊尚書三月二十日齊進四月十四日峽路申四月一日大破峽賊句延慶省舊傳三年四月庚午擒韓秀昇捷書到府按是月丁酉朔無庚午實錄中和三年四月庚子仁厚

擒韓秀昇獻於行在初仁厚至峽與賊戰其衆大敗賊
中小校縛秀昇出降據鄭畋集有覆黔南觀察使陳旆
奏涪州韓秀昇謀亂已收管在州候勅旨狀云秀昇劫害
黔府俘掠帥臣占據涪陵扼截江路遽懷僭妄求作察
廉陳旆爰命毛玘部領甲士直趨巢穴便破城池追逐
渠魁勦除逆黨而諸家之說皆云仁厚所獲新傳衆怒
執秀昇以降仁厚檻車送行在斬于市張翥耆舊傳中
和四年三月旣能反八月羅渾擎反十月白胡僧反十
二月羅夫子反三年北路秦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
長安正月旣能遣羅渾擎於新寧填下二十七寨把斷
水陸官路六月韓求反其邛州賊首旣能邇迹漸侵入
蜀州界九月峽路賊韓秀昇反十月峽路賊屈行從反
川主陳太師差押衙莊二夢將兵二千十月二十日發
往峽路討韓秀昇屈行從等十一月五日高仁厚進發
討旣能九日收邛州境內諸寨十日州縣豁平二十二
日回戈朝見三日大設五日議功授蜀州刺史四年三

月莊夢蝶退至忠州川主差高仁厚將兵三月五日進
發莊尚書三月二十日齊進四月十四日申四月一日
大破峽賊擒秀昇等十五日東川楊師立及句延慶耆
舊傳止於鈔改張傳為之別無外事但移渾擎反於中
和二年五月胡僧羅夫子反於六月韓求反於其年
七月莊夢蝶討韓秀昇屈行從以其年十月癸丑進發
高仁厚破阡能等五賊回朝見在其年十二月戊寅三
年二月莊夢蝶為賊所敗川主遣高仁厚將兵三月辛
丑進發四月庚午擒韓秀昇捷書到府是月楊師立反
四年北路秦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不知延慶
改移年月別有所據邪將率意為之也至於三年楊師
立反四年收復長安其為非謬尤甚於彰實錄阡能韓
秀昇等事率依句傳而誤以韓秀昇反置七月高仁厚
討阡能置十月削戊寅辛丑兩日改庚午為庚子此其
異于句傳也新紀三年十一月士中西川行軍司馬高
仁厚及阡能戰於邛州敗之續寶運錄中和三年涪州

韓秀昇及冬旣能反高仁厚討平之按賈緯唐年補錄及實錄所載鐵券大維中和三年歲次癸卯十月甲午朔十六日巳酉皇帝賜功臣陳敬瑄鐵券其文有戮旣能如翦草除秀昇若焚巢然則秀昇之敗必在此月前也張傳破秀昇在四年四月其四年十月十日亦載賜川主太師鐵券乃云維中和三年歲次癸卯十月甲子朔五日戊辰文與補錄實錄同其昏耄如此句傳取張事而改其年實錄用句年而改其日其旣能韓秀昇等起滅不知的在何時今從實錄

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

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衆大奔甲辰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

考異曰舊紀四月庚子沙陀等軍

趙長安賊拒之於渭橋大敗而還李克用乘勝追之已
如黃巢收殘衆由藍田關而遁庚辰收京城楊復光告
捷按是月丁酉朔無已卯庚辰朔梁太祖編遺錄四
月乙巳巢焚宮闈省寺居第略盡擁殘黨越藍田而逃
明日上與諸軍收復長安實錄甲辰李克用與忠武將
龐從河中將白志邈橫野將滿存朝邑將康思貞三敗
賊於渭橋大破之義成義武等軍繼進乙巳巢賊燭長
安宮室收餘衆自光泰門東走由藍田關以遁諸軍進
取京師新紀三月壬申李克用及黃巢戰于零口敗之
四月甲辰又敗之于渭橋丙午復京師舊傳曰四月八
日克用合忠武騎將龐從遇賊於渭南決戰三捷大敗
賊軍十日夜賊巢散走詰旦克用由光泰門入收京師
巢賊出藍田七盤路東走關東新傳曰克用遣部將楊
守宗率河中將白志邈忠武將龐從等最先進擊賊渭
橋三戰三北於是諸節度兵皆奮無敢後入自光泰門
賊崩潰逐北至望春入昇陽殿閣巢夜奔衆猶十五萬

聲超徐州出藍田入商山程匡柔唐補紀曰楊復光帥
十道行營節度使王重榮李克用等兵士二萬餘人自
光泰門入襲逐至昇陽殿下殺賊盈萬黃巢軍敗陣上
奔逃取藍田關出後唐太祖紀年錄云已巢敗焚官室
東走太祖進收京師唐年補錄八日克用等戰渭南三
敗賊軍九日巢走按楊復光露布云今月八日楊守宗
等隨克用自光泰門先入京師又云賊尚為堅陣米抗
官軍自外至申羣山大潰即時奔遁南入商山然則官
軍以八日入城賊戰不勝而走此最可據今賊死及降
從之渭南之戰必在八日以前諸書皆誤也

者甚衆

降戶江翻

官軍暴掠無異於賊長安室屋及民所存

無幾

幾居豈翻

巢自藍田入商山

黃巢先遣兵搃藍田道故得由此路遁去

多遺

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楊復光遣使

告捷

考異曰張勣者舊傳中和三年北路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城訖三月北路行營收城

將士並回戈旬延慶者舊傳曰四年北路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三月北路行營破黃巢將士並回延慶悉移勣四年事於三年三年事於四年而不移其月日其為差謬又甚於勣今但云告捷更不著月日

百官入賀詔留忠武等軍二萬人委大明宮留守王徽

及京畿制置使田從異部分守衛長安

分扶問翻

五月加朱

玫克用東方達同平章事升陝州為節度以王重盈為

節度使又建延州為保塞軍以保大行軍司馬延州刺

史李孝恭為節度使

賞破黃巢復京城之功也

克用時年二十八於

諸將最少

少詩
照翻

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疆諸

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

眇彌沼翻
一目小也

時人謂之獨眼龍

詔以崔瑒家貴身顯為黃巢相首尾三載不逃不隱於

所在斬之

載子
亥翻

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為前鋒

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賊進攻其城宗權遂

稱臣於巢與之連兵初巢在長安陳州刺史宛丘趙犇

謂將佐曰

宛丘後魏項縣也隋改曰宛丘唐屬陳州管
下項城縣乃東魏僑置秣陵縣地隋改曰項

城犇昌
牛翻

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且巢素與忠武

為仇

巢自初起與宋戚張自勉等累戰皆忠武兵也

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

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

多募勇士使其弟昶瑊子麓林分將之

將即亮翻

孟楷既下

蔡州移兵擊陳軍于項城韓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

之殺獲殆盡生擒楷斬之巢聞楷死驚恐悉眾屯澠水

瑊翻 項城在陳州東南澠水在西南

六月與秦宗權合兵圍陳州掘塹

五重

重直龍翻

百道攻之陳人大恐韓諭之曰忠武素著義

勇陳州號為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男

子當求生於死中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

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出擊賊破之

數所角翻

巢益怒營

於州北立宮室百司為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

人為糧生投於碓礮

碓都內翻礮五對翻

併骨食之號給糧之處

曰春磨寨

春磨寨即設碓礮處碓以春礮以磨磨其卧翻

縱兵四掠自河南許

汝唐鄧孟鄭汴曹濮徐兗等數十州咸被其毒

此河南謂洛州

河南府被皮義翻

初上蔡人劉謙為嶺南小校節度使韋宙

奇其器

咸通中韋宙帥嶺南

以兄女妻之

妻七細翻傳宙弟岫亦有名宙在

考異曰新

嶺南以從女妻小校劉謙或諫止之宙曰吾子孫或當依之薛居正五代史韋宙出鎮南海謙時為牙校宙以猶女妻之北夢瑣言曰丞相韋公宙出鎮南海有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氣宇殊異乃以從女妻之其內以非我族類慮招物議風諸幕僚諫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孫或可依之謙以軍功拜封州刺史韋夫人生子曰隱曰嚴十國紀年曰劉謙望字德光亦名知謙後止名謙唐咸通中為廣州牙將韋宙以兄女妻之新傳云岫知謙恐誤今從瑣言紀年謙擊羣盜屢有功辛丑以謙為封

州刺史

劉謙始此

加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同平章事宣

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人赴鎮

帥讀曰率

秋七月丁

卯至汴州時汴宋薦飢公私窮竭內外驕軍難制外為

大敵所攻無日不戰衆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詔以

黃巢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

為朱全忠以宣武兵併吞諸鎮辛移

唐祚張本

南詔遣布燮楊奇肱來迎公主詔陳敬瑄與書

辭以鑾輿巡幸儀物未備俟還京邑然後出降奇肱不

從直前至成都李克用自長安引兵還鴈門尋有詔

以克用為河東節度使召鄭從謹詣行在克用乃自東

道過榆次詣鴈門省其父

省悲景翻

克用尋勝河東安慰軍

民曰勿為舊念各安家業

以河東之人前此數與克用戰恐其不自安故勝諭之

考異曰舊紀五月李克用克河東節度使七月詔鄭從謹赴行在新紀五月從謹為司空同平章事賈緯唐年補錄五月制李諱可同平章事克河東節度使注云按薛史晉天福六年二月賈緯撰唐年補錄上之又曰賈緯真定獲鹿人以唐諸帝實錄自武宗以下缺而不紀乃採摭近代傳聞之事及諸家小說第其年月編為唐年補錄凡六十五卷歷事唐晉漢周故不敢稱克用名舊從謹傳三年克用授河東節度代從謹五月十五從謹離太原道途多寇行次絳州留駐數月冬詔使追赴行在復輔政唐末見聞錄曰五月勅除李尚書雁門節度使六月二十五日鴈門節度使李僕射殷次於府東路過六月內有除目到相公除替赴闕雁門節度李相公除河東節度使十五日相公取西明門進發當月內新使李相公有榜示安撫在城軍人百姓曰無懷舊念各仰安家又曰晉王諱克用中和三年五月一日自鴈門節度使拜平章事克河東節度使按克用除河

東及從讜復輔政諸書日月不同舊紀五月除克用七月從讜赴行在不言入相新紀五月已為相尤誤舊從讜傳五月十五日離太原又與紀相違唐年補錄五月制止褒賞克用朱玫東方遠三人制詞鄙俚疑其非實唐末見聞錄初云六月除河東後復云五月一日據實錄後唐太祖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皆在七月今從之從讜此年九月為東都留守

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

于河中復光慷慨喜忠義

善許既翻

善撫士卒軍中慟哭累

日八都將鹿宴弘等各以其衆散去田令孜素畏忌之聞其卒甚喜因擯斥其兄樞密使復恭為飛龍使令孜專權人莫與之抗惟復恭數與之爭得失故令孜惡之

復恭因稱疾歸藍田

數所角翻
惡鳥路翻

以成德留後王鎔魏

博留後樂行達天平留後朱瑄為本道節度使司徒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畋雖當播越猶謹法度田令孜

為判官吳圓求郎官

吳圓田令孜之
屬官為于偽翻

畋不許陳敬瑄欲

立於宰相之上畋以故事使相品秩雖高皆居真相之

下固爭之

唐末凡節度使帶平章事及檢校三
省長官三公三師者皆謂之使相

二人乃

令鳳翔節度使李昌言上言軍情猜忌不可令畋扈從

過北

元年昌言逐畋以懷鳳翔故二人嗾之上言以罷
畋相自是之後朝廷進退宰相率受制於藩鎮矣

從才用翻 政亦累表辭位乃罷為太子太保又以其子兵部

侍郎凝績為彭州刺史使之就養

宋白曰唐垂拱三年以益州九龍縣置彭

州取古天彭關為名養羊尚翻 以兵部尚書判度支裴澈為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 八月甲辰李克用至晉陽

李克用自此以晉陽為爭天下

本 詔以前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代北節度使鎮代州

升湖南為欽化軍以觀察使閔勗為節度使 九月

加陳敬瑄兼中書令進爵潁川郡王 感化節度使時

溥營於澱水

過黃巢之兵且為陳州聲援也 加溥東面兵馬都統

以

荆南留後陳儒為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潞州

地險人勁屢篡主帥欲漸弱之乃遷治所於邢州

事見上年

帥所類翻

大將家及富室皆徙山東潞人不悅監軍祁審誨因

人心不安使武鄉鎮使安居受潛以蠟丸乞師於李克用

請復軍府於潞州

武鄉與河東巡屬遼州鄰境故使其鎮將乞師是後方鎮率分置鎮將於

諸縣縣令不得舉其職矣宋白曰武鄉縣本漢泥縣地晉始置武鄉郡縣屬焉

冬十月克用遣

其將賀公雅等赴之為方立所敗

敗補邁翻

又遣李克修擊

之辛亥取潞州

考異曰寶錄克用表李克修為節度使於是分昭義軍五州為二鎮薛居正

五代史孟方立傳曰潞人陰乞師於武皇中和三年十月武皇遣李克修將兵赴之方立拒戰大敗之由是連收澤潞二郡乃以克修為節度使按薛史張全義傳諸葛與表全義為澤州刺史與辛李罕之據澤州蓋克修止得潞州澤為河陽所取也殺其刺史李殷銳是後克用每歲出兵

爭山東三州之人半為俘馘野無稼穡矣

昭義邢洺磁三州在山東

以宗女為安化長公主

慶州安化郡

妻南詔

妻七細翻

劉漢宏

將十餘萬衆出西陵將擊董昌戊午錢鏐濟江迎戰大

破之漢宏易服持鱸刀而遁

使敵人見之以為庖丁不疑為漢宏也

已未

漢宏收餘衆四萬又戰鏐又破之斬其弟漢容及將辛

約十一月甲子朔秦宗權圍許州忠武大將鹿晏

弘帥所部自河中南掠襄鄧金洋所過屠滅聲云西赴

行在

宋白曰金州漢漢中郡之西城縣也魏文帝置西城郡後改魏興郡梁置北梁州尋改為南梁州西魏

置東梁州因其地出金改為金州洋州漢成固縣地後漢封班超於此晉為南鄉縣尋改西鄉西魏置洋州帥

讀曰率十二月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勗勗奔龍州西山

洋音祥龍州西山松茂二州界時已沒於蠻中晏弘據興元自稱留後武寧節

度使時溥

武寧當作感化

因食中毒

中行仲翻

疑判官李凝古而殺

之凝古父損為右散騎常侍在成都溥奏凝古與父同

謀田令孜受溥賂令御史臺鞠之侍御史王華為損論

寃令孜矯詔移損下神策獄

為于偽翻
下戶嫁翻

華拒而不遣蕭

邁奏李凝古行毒事出曖昧已為溥所殺父損相別數

年聲問不通安得誣以同謀溥恃功亂法陵蔑朝廷欲

殺天子侍臣若徇其欲行及臣輩朝廷何以自立由是

損得免死歸田里時令孜專權羣臣莫敢逆視

逆五
故翻

惟

邁屢與爭辯朝廷倚之

升浙東為義勝軍以劉漢宏

為節度使

趙犇遣人間道求救於鄰道

開古
苑翻

於是周

歲時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全忠與黃巢之黨戰於鹿

邑敗之斬首二千餘級遂引兵入亳州而據之

鹿邑後魏陳留

武平縣也隋開皇十八年更名鹿邑唐屬亳
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三十里敗補邁翻

四年春正月以鹿晏弘為興元留後 賜魏博節度使

樂行達名彥禎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兄弟

權寵之盛

田令孜陳敬瑄兄弟也

心不能平敬瑄之遣高仁厚討

韓秀昇也

見上二月

語之曰成功而還

語牛倨翻還從宣翻

當奏天子

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曰彼此列藩而遽以我疆土

許人是無天地也田令孜恐其為亂因其不發兵防遏
徵師立為右僕射黃巢兵尚彊周岌時溥朱全忠不
能支共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用二月克用將蕃漢
兵五萬出天井關河陽節度使諸葛英辭以河橋不完
謂河陽

橋也

屯兵萬善以拒之克用乃還兵自陝河中度河

而東

考異曰唐末見聞錄晉王三月十三日發大軍
討黃巢太祖紀年錄正月太祖帥師五萬自澤潞

將下天井關河陽屯萬善乃改轅蒲陝度河薛居正五
代史但云四年春按四月已與巢戰三月十三日發晉
陽似太晚又克用表云昨三月內頻得陳許徐汴書牒
今從舊紀又克用自訴上表云遂從陝服徑達許田是

於蒲陝兩道度兵也

楊師立得詔書怒不受代殺官告使及監

軍使

官告使奉右僕射告身以假師立者也監軍使東川監軍

舉兵以討陳敬瑄為

名大將有諫者輒殺之進屯涪城

涪城漢涪縣地東晉置始平郡後魏改為

涪城及潼縣隋改潼為涪城唐初屬綿州後屬梓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五十五里涪音浮

遣其將郝

綱襲綿州不克丙午以陳敬瑄為西川東川山南西道

都指揮招討安撫處置等使

處昌呂翻

三月甲子楊師立移

檄行在百官及諸道將吏庶數陳敬瑄十罪

考與曰張翥

耆舊傳中和四年四月十五日東川楊師立反下載師立檄文則云三月三日自相違今從實錄數所具翻自

言集本道將士八州壇丁共十五萬人

按新書路巖傳巖帥西川

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治故關取壇丁子弟教擊刺火補屯籍則壇丁者蜀中邊郡民兵也又按路振九國志石處溫事孟知祥補萬州管内諸壇點檢指揮使見蜀中諸郡皆得有壇丁長驅問罪

詔削師立官爵以耆州防禦使高仁厚為東川留後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押牙楊茂言為行軍副使朱

全忠擊黃巢瓦子寨拔之

黃巢撤民居以為寨屋謂之瓦子寨

巢將陝人

李唐賓楚丘王虔裕降于全忠

陝失冉翻降戶江翻

婺州人王

鎮執刺史黃碣降于錢鏐

碣其謁嗣

劉漢宏遣其將婁賁殺

鎮而代之浦陽鎮將蔣瓌召鏐兵共攻婺州

水經註浦陽江源出

烏傷縣東逕諸暨縣與洩洩合唐婺州漢烏傷之地也天寶十三載分婺州之義烏蘭溪及杭州之富陽置浦

陽縣擒賚而還碣閩人也

高駢從子左驍衛大將軍漢

從才用翻

疏呂用之罪狀二十餘幅密以呈駢且泣曰

用之內則假神仙之說蠱惑尊聽外則盜節制之權殘

賊百姓將佐懼死莫之敢言歲月浸深羽翼將成苟不

除之恐高氏奕代勲庸一朝掃地矣因嗚咽不自勝

音勝

升駢曰汝醉邪命扶出明日以漢狀示用之用之曰四

十郎嘗以空乏見告

漢第
四十

未獲遵命故有此憾因出瀟

手書數幅呈之駢甚慙遂禁瀟出入後月餘以瀟知舒

州事羣盜陳儒攻舒州瀟求救於廬州楊行愍力不能

救謀於其將李神福神福請不用寸刃而逐之乃多齎

旗幟間道入舒州

九域志廬州南至舒州
四百二十里間古蒐翻

頃之引舒州

兵建廬州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陳狀賊懼宵遁

賊畏廬州兵故宵遁兵有先聲
而後實此其迹之陳讀曰陣

神福涖州人也

路振九
國志曰

李神福涖州人隸上黨軍籍高駢兼詣道行
營都統神福從州將戍淮海因投楊行密

久之羣盜

吳迴李本復攻舒州

復扶又翻

瀟不能守弃城走駢使人就

殺之楊行愍遣其將合肥陶雅清流張訓等將兵擊吳

迴李本擒斬之

合肥漢古縣唐帶廬州清流漢全椒縣地隋置清流縣唐帶滁州

以雅

攝舒州刺史秦宗權遣其弟將兵寇廬州據舒城

開元二十

三年分合肥廬江置舒城縣屬廬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一十里

楊行愍遣其將合肥

田頔擊走之

頔於倫翻

前杭州刺史路審中客居黃州

路審

中為董昌所拒見上卷元年

聞鄂州刺史崔紹卒募兵三千人入據

之武昌牙將杜洪亦逐岳州刺史而代之黃巢圍陳

州幾三百日幾居趙犇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

將盡而衆心益固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時

尚讓屯太康

太康漢陽夏縣隋改曰太康以縣東有太康城也唐屬陳州

夏四月癸

巳諸軍進拔太康黃思鄴屯西華

西華漢縣唐屬陳州九域志在州西八十

里諸軍復攻之

復扶入翻下同

思鄴走黃巢聞之懼退軍故陽

里

故陽里在陳州城北

陳州圍始解朱全忠聞黃巢將至引軍還

大梁五月癸亥大雨平地三尺黃巢營為水所漂且聞

李克用將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

趣七喻翻

屠尉氏尚讓以

驍騎五千進逼大梁至于繁臺

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水經注吹臺在

浚儀城南牧澤之右牧澤者今之蒲關澤即此澤也

宣武將豐人朱珍南華龐師

古擊却之

豐漢縣唐屬徐州九域志在徐州西北一百四十里

全忠復告急於李

克用丙寅克用與忠武都監使田從異發許州戊辰追

及黃巢於中牟北王滿渡

按舊書帝紀王滿渡乃汴河所經津濟之地

乘其

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衆降時

溥

帥讀曰率下同

別將臨晉李謹曲周霍存甄城葛從周寬旬

張歸霸及弟歸厚帥其衆降朱全忠

臨晉古地名隋分猗氏置桑泉縣天寶

十三載改為臨晉屬河中府九域志在府北六十五里
曲周漢古縣中廢隋分洛水復置唐屬洛州宋廢為鎮
屬難澤縣甄城當作鄆城亦漢古縣唐帶濮州史言朱
全忠後吞諸鎮多用所降黃巢將鄆吉據糊考異曰
崇文院有梁功臣列傳不著撰人名氏云張歸厚祖興
父處讓歸厚中和末與伯季自冤句相率來投薛居正
五代史張歸霸祖進言父實歸厚傳無父祖但云與兄
歸霸皆來降据梁功臣傳父祖與歸霸不同當是從弟

巢踰汴而北已已克用追擊之於封丘又破之庚午夜

復大雨賊驚懼東走克用追之過胙城匡城

胙城漢南
燕縣隋改

曰胙城唐屬滑州九域志在州南九十里宋白曰胙城
縣本古之胙國又為古之燕國漢為南燕縣隋文帝因
覽奏狀見南燕縣名因曰今天下
一統何南燕之有遂改為胙城
巢收餘衆近千人東

奔兗州

近其
斬翻

辛未克用追至寃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

屬之
欲翻

晝夜行二百餘里人馬疲乏糧盡乃還汴州欲裏

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器服符印

乘繩
證翻

得所掠男

女萬人悉縱遣之 癸酉高仁厚屯德陽楊師立遣其

將鄭君雄張士安據鹿頭關以拒之 甲戌李克用至

汴州營於城外朱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

晉天福
五年改

東京上源驛
為都亭驛

全忠就置酒聲樂饌具皆精豐禮貌甚恭

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

饌雖戀翻又維皖翻李克用
蓋言全忠從黃巢為寇觸其

賢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霑醉霑醉言飲酒大醉

持也從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樹柵以塞衢

路塞悉則樹發兵圍驛而攻之呼聲動地克用醉不之聞親

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鬪侍者郭景銖滅燭扶

克用匿牀下以水沃其面徐告以難呼火故翻克用始

張目援弓而起志勤射汴人死者數十援于元翻須臾

煙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帥左右

數人帥讀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度

史敬思為後拒戰死克用登尉氏門

尉氏門汴城南門也梁開平元年改

為高明門晉天福三年改為薰風門

絙城得出監軍陳景思等三百餘人

皆為汴人所殺楊彥洪謂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

馬則射之是夕彥洪乘馬適在全忠前全忠射之殪

而射

亦翻殪壹計翻

曹南旋師上出封丘門迎勞之克用堅請入州內上初

止之乃於門外陳設次舍將安泊之克用不諾因縱蕃

駢突入馳至上源驛既不可遏上乃與之並轡送至驛

亭是日晚備宴宴罷復張樂繼燭而飲克用酒酣使氣

廣須樂妓頗恣無厭之欲人以醜言陵侮於上時蕃將

皆被甲冑以衛克用上既甚不懼遽起圍之遂令都將

楊彥洪潛率甲士入驛戮之時夜將半克用沈醉忽大

雷雨暴至克用不覺侍人乃滅燭推於牀下藏之蕃戎與我師鬪戰移時方敗楊彥洪中流矢而斃是時陰黑克用遇一卒背負登尉氏門因得懸鉤而出乘牛行數里以投其衆餘親衛數百人皆勦之其後克用至太原以是事表訴于唐帝蒲帥亦繼馳書請上與克用和解上終不釋憾此乃敬翔飾非今不取實錄甲戌李克用次汴州駐軍近郊朱全忠請館于上源驛乃以腹心三百餘自衛全忠以克用兵從簡少大軍在遠謀害之是夜置酒宴罷以兵圍驛縱火焚之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曰五月甲戌帝與晉軍振旅歸汴館克用於上源驛既而備犒宴之禮克用乘醉任氣帝不平之是夜命甲士圍而攻之後唐武皇紀曰班師過汴汴帥迎勞於封禪寺請武皇休於府第乃館於上源驛是夜張樂陳宴席武皇酒酣戲諸侍妓與汴帥握手叙破賊以為樂汴帥素忌武皇乃與其將楊彥洪密謀竊發攻傳舍按全忠是時兵力尚微天下所與為敵者非特患克用一

人而借使殺之不能併其軍奪其地也蓋克用恃功語或輕慢全忠出於一時之忿耳今從薛史梁紀

克用妻劉氏多智略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為變告劉

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

克用至

還從宣翻比必利翻及也

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公比為國

討賊救東諸侯之急

比毗至翻近也為于偽翻東諸侯用左傳語謂東方諸鎮

今汴

人不道乃謀害公自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

下孰能辯其曲直且彼得以有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

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

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為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亮察克

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無

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邈信烈無姓李嗣源始此克用擇

軍中驍勇者多養為子名回鶻張政之子曰存信按薛居正

五代史存信本名張汚落振武孫重進曰存進許州王賢曰存賢安

敬思曰存孝皆冒姓李氏此所謂義兒也歐陽修曰唐自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

一時雄傑號武之士往養為兒號義兒軍丙子克用至許州故寨求糧於

周岌岌辭以糧乏乃自陝濟河還晉陽鄭君雄張士

安堅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

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丁丑夜二鼓

夜二鼓夜二更也持更者每一更則

鼓一聲二更則鼓二聲故謂二更為二鼓亦謂之乙夜

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

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衆奔寨走

帥讀曰率下同

其旁數寨

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聞之大開

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

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

下蹙之壕中斬獲甚衆而還仁厚念諸奔寨走者明旦

所當誅殺甚多乃密召孔目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步

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

步探子遣之間步以刺探敵人名之探它紺翻

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出寨皆不知

仁厚以平阡能等之功進

檢校僕射

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勿憂也

凡行營諸將每旦赴大將營牙參

韶

素名長者

長知兩翻

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

張把乃追及之

九域志梓州郫縣有張把鎮把當作把

仁厚聞諸寨漏鼓

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

詰去吉翻

以為仁厚誠不

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

至張把有諸

光緒
薦翻

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

已去遂策馬參隨既而審其虛復還寨中仁厚曰仁厚

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

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為

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

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俘虜數十人釋縛

縱歸

縱俘使歸
言其事

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是自

今兵不可復出矣

左傳晉人伐鄭蒐馬而還中行桓子
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於

是懼其後卒請成於晉用兵嚴整
敵人懼之蓋自古然矣復扶又翻

庚辰時溥遣其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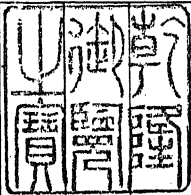
李師悅將兵萬人追黃巢 癸未高仁厚陳於鹿頭關

城下

陳讀曰陣下同

鄭君雄等悉衆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陽

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君雄等大敗是夕遁歸梓州陳
敬瑄發兵三千以益仁厚軍進圍梓州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五